

金文真跡的還原——墨拓判讀與同 銘參比：以周原出土的同銘器為例

游國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本文從鑄銘工藝發想，揣摩當時書銘、製銘，以至近人傳拓的可能疏失，以極力回溯銘文原有的字形、線質，以及結體、行款、書風，並透過同銘參比，推知原書真跡的更多可能，企盼貼近古人創作原貌，以供今後的篆書開新，作更深厚的奠基。

總萃同銘金文的比對價值，可得十一項：一、校漏字；二、知訛字；三、識變化；四、明真偽；五、補文義；六、增識讀；七、確名號；八、證書風；九、辨行款；十、全字畫；十一、別飾符。而從事金文的真跡還原的「讀銘法」，則有：一、辨失書；二、明失範與失鑄；三、識失剔與鏽掩；四、析失拓；五、解失托；六、覓佳拓；七、比彩照；八、參X光等八種，外加九、「同銘參比」的十一項比對價值，故綜括之曰：「讀銘九法」。

另外，本文透過許多銘文彩色照片的細致觀察，發現部分銘文的字距、行款，會因為閃避墊片的因素而改變，顯示以往所認知的「凡墊片必避開銘文」的觀念，有修正的必要。又察舉許多銘文行款上的漏書、補書、挪移行距等例證，說明此類銘文的製作不可能是由傳統所謂「反書刻陽文內範法」製成，從而啟發所謂的「泥條修整法」鑄銘的工序可能，提供重新思考金文書法形成的本質問題。

關鍵詞：金文、銘文、同銘異範、同銘金文、墨拓判讀、同銘參比、讀銘法

一、「觀碑」與「讀銘」

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尤數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

「透過刀鋒看筆鋒」這句話，是書畫鑑賞家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百首》¹中，對北魏「始平公造象」鑑賞的評論。其意在說明經過刀刻的筆畫，有一定的失真程度，觀者需要了解當時工匠的刻鑿習性、追索原書的線條筆意、體察筆與刀之間的差異，才能真正獲得碑中神髓，此之謂「觀碑法」。

銅器銘文的書法之妙，也多經由墨拓²來觀讀、體會，與碑志的「觀碑法」略近，卻有一定的差別。從製作方法看，銅器銘文的製作，與碑銘同是先書後刻，但卻有鑄銘與刻銘之別。

刻銘是鑄器完成後，先書篆於器上（多在器表），再以利刀刊刻，雖零星見於商末周初與西周銅器，³其普及則在春秋以後至戰國秦漢。其銘文可能的失真狀況與刻碑較為接近。鑄銘是先書於陶範上，以竹刀削刻，刻後再合範、澆鑄成形，其過程較碑刻艱難、其間的誤失也較多。商周時期的邦國重器多為鑄銘，故為本文「讀銘」問題探討的主體。

金文的鑄製、墨拓的工序與托襯的難度，比碑志為高，其原因是：石碑書寫的位置平整，容易上紙、容易捶拓、容易施墨、也較容易托平紙張；銅器器銘的所在位置則往往有大弧曲面，上拓紙時一不小心，極易疊出摺線，損及銘文。又遇銘口薄淺、旁側有銹，若不事先細心除銹、拓銘上紙時以鬃刷小心捶打，則隨後的拓包上墨，必然無法使筆畫清晰呈現，以致影響判讀。可見銅器銘文的「讀銘法」，實較碑刻的「觀碑法」，更為不易。

鑄銘的方法多種，較重要的說法有三（以商周常見的陰凹鑄銘為例）：

（一）先用陶土塑成欲鑄的銅器之模型，外覆細粗多層陶土，剖為外範；再以毛筆在待鑄銘文的相對位置之陶範上（銘文在器內壁則書銘於內範上，如毛公鼎；

1 啟功，《論書絕句百首》，第32首。又《啟功叢稿·藝論卷》頁38引此詩第二句「尤數」作「尤屬」。

2 「搨」見《集韻》，義為手打、壓、貼；又有冒、蒙上、捶摹金石、影摹書畫文字之意，唯作為金石文字捶摹用字時，自唐人已多假借「拓」字，《說文》：「拓，拾也，或體作搨」（參《漢語大字典》），後人於捶摹影摹金石書畫，遂二字並用，且於金石上之墨搨文字更常見「拓」字，本文亦從俗用「拓」字。

3 前者如陝西歷史博物館所藏商末周初「趨鼎」、後者如上海博物館所收西周晚期「晉侯蘇編鐘」，其上皆有刻銘。

銘文在器外壁則書於外範，如宗周鐘），書寫反字篆文，然後刻去線條外緣成陽凸文，並依腔體厚度刮去內範陶土而成內芯，最後合範預熱、澆注銅液而成。

（二）於陶土上正寫篆文、刻成下凹字（如欲鑄出的銘文形式），俟乾後再以濕陶片覆蓋，抑壓出陽凸的反篆字，用以鑲嵌於欲鑄銘文的相對位置，仍依腔體厚度刮去內範成內芯，而後合範澆銅成器。⁴

（三）泥條黏貼修整法：先書銘文稿於範上，再依墨書線條粗細黏貼泥條，然後用工具一邊壓實、一邊修整線條的方圓轉折，以如實重現原書的筆致。⁵

若鑄銘為陽文，則所刻陶範之篆文的凹凸與上述相反。

無論那一種方式鑄銘，都脫離不了書銘與刀刻。書銘者當是一時書手、書史，雖為世職，而亦有良莠不齊，故有誤書、漏書、訛字等現象，此其一。刀刻筆書銘文時，如果墨書寫得不清楚，刻工刻時弄糊了字，也難免有錯手疏失，此其二。厥後經內外合範的工序過程，也偶有碰撞脫落銘文範的情事，此其三。最終澆灌銅液，有強烈的衝擊，使陽凸的銘文字範，或全字偏旁脫失、或筆畫移位斷裂、或擠壓變形、或半斷半連、或原較凸起的陶線（銘文字範）橫腰斷失，致鑄銘變淺……，種種千奇百怪現象，實比石刻的刀鋒改易筆鋒，還複雜數十倍。

因此，溯源銅器銘文的製作與墨拓方法，充分了解原初鑄器成銘期間（即書銘→刻銘→鑄銘）的可能訛誤；以及墨拓展托之際（即上紙→拓墨→托平）的多種失真，應可幫助還原二、三千年前的書法真跡。

4 張光遠，〈西周重器毛公鼎——駁論澳洲巴納博士誣偽之說〉；另 1973 年自刊單行本為《葫蘆齋寒拾錄之四》。張光遠，〈戰國初齊桓公諸器續考——試論陳侯午簋、陳侯午敦銘的製作方法及有關問題的考證〉。萬家保，〈毛公鼎的鑄造及相關問題〉。

5 「泥條擠出篆字線條法」（陳初生，〈殷周青銅器銘文製作方法平議〉）、「粘貼泥條法」（董亞巍，「泥條鑄銘」，頁 110）。唯二家均未提及修整工序，因泥條的搓揉，絕不可能塑出商周銘文的豐富變化，故應是先書有底稿，黏泥條後再加以修整，始能不失原跡風華。至於技術純熟的工匠，或亦可不經打稿，直接「擠」出線條與篆形，但失誤訛形、錯畫的機率自然增高許多，這與篆刻家「先書稿反拓再刻」、「石上反書再刻」、「石上未書逕刻（偶或輕畫界格位置）」的種種不同工序類似，所呈現的印面篆字就有工致、嚴謹與粗獷、率意之別。

另有所謂「皮雕正字轉印內芯法」（松丸道雄撰、蔡哲茂譯，〈試說殷周金文的製造方法〉），背離製作實況太多，張光遠已有駁議（張光遠，〈商周金文製作方法的商榷——與日本松丸道雄教授切磋〉），故不予細論。

二、銅器銘文的鑄造與銘文拓製——墨拓判讀的基礎

對銅器銘文鑄製與墨拓過程的了解，可以幫助認知銘文書、刻、鑄之間的可能失誤，並增加對傳拓誤失造成的銘文訛謬的判斷力。

除了考古工作與私人藏家，可以常常上手把玩銅器外，大多數的學者和書家，都在博物館展陳中，才得見銅器原件，若銘文在器內，則細察不易，因而讀銘所資，往往是出版品上的銘文墨拓影本或照相印刷，再好一些的，便是出版品上偶附的銘文彩色照片或X光透視片，可以輔助判讀、細觀銘文鑄況。

以下，我們嘗試還原整個『銘文』鑄造、出土清理、墨拓重現，到完成出版品的過程，以幫助判斷眼前墨拓的可能缺失：

(一) 寫銘文底本：銘文的初稿當由史官草擬於簡牘或帛書上，再轉寫於銘文範。

(二) 刻製出銘文範：銘文範經刻出並嵌黏於內芯外壁（銘在器內者，如鼎簋銘多在器內壁或器內底）、或外範的向內面（銘在器表者，如壺蓋銘在子母口外壁），以商周常見的陰凹鑄銘看，銘文範當是陽凸的陶線文字。刻製的工序如上述鑄銘的方法，此不贅。

(三) 會合內外範：在擬鑄器內外範中間預留的鑄銅厚度空隙裡，均勻的貼附墊片⁶（多在內芯上），再將內芯和外範依原訂位置拼合。

(四) 漑銅鑄器：合範後預留澆注口，將內外範加熱燒結後再注入銅液鑄器。（以上原初鑄器成銘期間，即書銘→刻銘→鑄銘的過程）（圖1）。

(五) 出土銹掩之清銹露銘：銅器鑄成後，經埋藏數千年，自然附生銹層。出土後需經一定程度的除銹、剔銹工作，始能將掩蓋銘文的積銹清除，使銘文再現。此清銹工程，多由挖掘單位從事。

(六) 上紙於銘面：銘文的留存與再現，長期以來都用墨拓法：以白芨水附著宣紙，需細心伸展紙幅，避免皺摺疊壓在銘文筆畫上；凡銘文器表的彎曲弧度較大，上紙時必然不平而有摺痕，需要在含水打紙前，細細用小竹簽將摺痕推移至無銘文處，若上紙不當，必有摺紋會損及銘文墨拓的效果。

⁶ 墊片的放置，亦有先於書範者，故造成銘文因避墊片而有曲伸挪讓、字距與行款亦因之加大。詳後文。

(七) 墨拓銘文筆畫字形：宣紙經白芨水附著銘面，捶出字形線條後，再以拓包沾墨擗出銘文。在銹塊邊或在銅器紋飾與折緣旁之銘文，因高低差距，需更費心打紙入字槽，並用小拓包才能拓出筆畫。⁷

(八) 托平拓片：拓片擗下後，需沾濕托平；托平時會再出現摺痕，仍需要細心用小竹簽將摺痕推移至無銘文處、或更加襯一紙，增加厚度與硬度，使銘文拓片平整，便於拍照存形。（以上墨拓展托之際，即上紙→拓墨→托平過程）（圖2）。

三、歷來銅器圖錄的刊布流傳、金文的傳拓與存在問題

金文鑄刻於銅器，所以最早的銘文是依存於銅器圖錄的刊本中，後來才有單獨的發行。了解歷來銅器圖錄的傳拓、金文的刊布流傳，宜有助於揀選較全面而優質的銅器金文圖籍，以掌握商周金文的原始風貌，及其結體、線條的菁華微妙處。

中國青銅器與金文的彙集，自北宋《考古圖》以來，已歷千餘年。地不愛寶，近數十年來，銅器出土愈多、銘文愈豐，其器影與銘文的集成彙錄也愈臻美善。銅器的大型圖錄書如《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中國青銅器全集》、《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銘文的匯編如《金文總集》、《殷周金文集成》；兼及器型與銘文的匯編圖錄如《新收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金文通鑑》等，對於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都起了極大的助益。

我們溯源來看這段千年的銅器金文的傳拓、刊布史：

(一) 歷來銅器圖錄的傳拓、金文的刊布流傳

1. 最早以線繪。

銅器圖錄中對銅器器形、紋飾的處理，最早以線繪描形繪像；銘文的流布，以摹本刊刻，故形制容易走樣、紋飾較簡略、銘文也乏神彩。如宋呂大臨《考古圖》、清乾隆《西清古鑑》（1751）、《西清續鑑甲編》（1793）、《西清續鑑乙編》（1793），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804）、吳式芬《攢古錄金文》（1895）等，皆以摹本刻版刊印，在摹與刻之間，不免多處失真。

⁷ 游國慶，〈書刻鑄的金文幻化——西周銅器銘文製作工序模擬〉，頁18；〈墨韻盎然——銘文拓製流程〉，頁20，有照片示意。

2.其次有墨拓、黑白照片。

墨拓銘文的流行，似在清中晚期以後，陳介祺《傳古別錄》記載斑斑。於器型、紋飾有接近立體透視的全形拓；於銘文有細緻的墨拓，使銘文少卻工匠描摹刊刻的變形機率。至民初照相術發達後，金石圖書多用珂羅版印製，將黑白器影照片與金文墨拓裱片一起放入書中。民國早期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1928）、《頌齋吉金圖錄》（1933）皆黑白器影與銘文墨拓並存，是很好的例證。至於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1935）、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以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皆專錄銘文、以墨拓入書，雖是最普遍、通行傳存銘文的方法，可惜缺少器影參比，仍覺遺憾。

3.其次用彩色照片：從只攝整體器影、到局部的紋飾與銘文特寫。

近十年來以全彩攝照銘文愈來愈普及。銅器圖錄的編纂，多將帶銘銅器的銘文，以墨拓附見，或以原大、或有縮放（如《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中國青銅器全集》）。若遇拓手失真、與托裱不當時，讀者亦只能另覓佳拓，以彌補之。否則只好設法到收藏處，祈求目驗原器。自照明術發明以來，各銅器圖錄多用於器型的拍攝，兼及局部紋飾的攝相，偶有拍及銘文的狀況，則極為零星罕見。

《故宮西周金文錄》（以下簡稱《金文錄》）首先將全書的銅器銘文，用彩色照片呈顯，並加墨拓以供比較，全書收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所藏西周有銘銅器一百二十四件，皆有器型與銘文彩色照片。

《吉金鑄國史》繼之，帶銘銅器皆附以銘文彩色照片，以與墨拓參照；至《周原出土青銅器》（以下簡稱《周原》）則更觀照到考古、藝術、銘文的多元價值，器型與紋飾多有清楚彩照和線圖、銘文亦有墨拓及恍若目驗的彩照。大大改善了讀者以往只能依憑墨拓的窘境。尤其是銘文特寫照，清晰映現鑄造原形，可據以推想書手書範、鑄工鑄銘的種種狀況。並與墨拓參比，更可了解一張拓片在工匠上紙、捶拓、施墨、揭紙、平托之際，對銘文實況造成的影響。有全彩攝照的整體器影、局部紋飾，又有全彩攝照的銘文特寫。以與原有的紋飾、銘文墨拓合併列，實是觀者的一大享受。

《周原》十卷，收錄周原歷年出土銅器，計十七處窖藏、三十九處墓葬，並及徵集文物。為歷來搜集周原扶風、岐山二縣出土青銅器最全面的套書。書內以多角

度的彩色銅器全形照、局部照、線繪器形圖、紋飾墨拓來彰顯器物全貌；以銘文彩照、銘文墨拓兩相對照，使銘文的一筆一畫清楚呈現，避開傳統只由拓片辨字釋讀的窘境，可作為青銅器與銘文彙編的代表。

4. 輔助的X光照片：以X光穿透錫掩銘文的照片，則可補墨拓、彩照之不足。

銅器經長期埋藏，出土時黏附大量土錫，雖多經清理除錫，但部分硬錫仍往往留存並覆蓋著銘文，無論是墨拓或近似目驗的彩照，均無法見出完整筆畫。這時便須用具穿透顯影功能的X光照片來還原真相。

《金文錄》書後附原大墨拓與釋文、考證，部分錫掩銘文並加附X光照片，以使銘文清晰可讀——許多目驗與墨拓都難以出現的銘文，在X光線穿透下現出蹤跡。如前文所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購青銅鋪，初見原器無銘，經X光照後，鋪內出現二十三字，釋讀定為「晉侯對鋪」，⁸便是極好的例子。雖然有時會因銅器的照射部位（如邊角）不易穿透等因素，影響顯現效果，但只要經多角度的嘗試，往往可以得到一定的判讀效果。⁹惜由於各銅器收藏點的設備不足，錫掩銘文的X光照片仍未普及。所以在銅器圖錄的編纂上，自然難以見到穿透錫掩銘文的X光照片的蹤跡。

歷來銅器圖錄一向將帶銘銅器的銘文，以墨拓附見，或以原大、或有縮放。若遇拓手失真、與托裱不當時，讀者亦只能另覓佳拓，以彌補之。如匯編銘文的《金文總集》、《殷周金文集成》、《新收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等書，確可參比以覓求佳拓。在沒有器銘彩照、X光照片、又無法目驗原器的情況下，守著銘文墨拓判讀是絕大多數人的唯一作法，但是若能熟悉拓片上所呈現的——書銘鑄造過程之失，與後製處理工作之失的種種存在問題，則會大大增加還原金文真跡實相的可能性。而輔以清晰器銘彩照和X光照片，則是更直接且快速的方法。

（二）存在問題

可分為書銘鑄造過程之失，與後製處理工作之失。此亦「讀銘」所必須留意的問題。

⁸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頁181、260；以及〈銘文的X檔案〉，《千古金言話西周》，頁42。又收錄於《晉國奇珍——山西晉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頁88、89。

⁹ 如北京故宮博物院以X光照片穿透三件「邲其卣」，解決真偽論辯問題。

銅器圖錄的傳拓、刊布，目的在重現原器風華，尤其是銘文部分，一向是古史學者、書藝工作者的最愛。然銅器圖錄上的銘文，往往有種種失真或奇特現象存在其間。這些存在的問題，一是生成於千年以前的銅器鑄製時的疏漏；一是發生在銅器出土後傳流處理的疏漏——即鑄造過程之失（如失書、失範）與後製工作之失（失剔、失拓、失托、失照），都是在銅器圖錄的編輯前便已存在的問題。要討論銅器圖錄的編輯，必涉及銅器銘文的流布與傳示，故上溯銘文的製作工序、下迄傳拓、攝像過程中，所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詳加釐析，以助判讀銘文的真實原貌。¹⁰

1. 書銘鑄造過程之失，是銅器在歷史既定的實錄。

- (1) 失書：書銘文範者於書寫時一時疏忽，或因工匠（識字水平較差）轉摹，漏寫筆畫或偏旁，乃至有訛寫或特殊省變的字形出現，與常見的寫法歧異。
- (2) 失範（失鑄）：銘文範經刻出並嵌黏於內芯外壁。鑄器時銅液澆注，銘文範若黏著不牢，極易沖失斷碎，使鑄成的銘文呈現偏旁移位、筆畫不全、或字形模糊不清等狀況。

2. 後製處理工作之失，是銅器圖錄編輯時所應避免的要項。

- (1) 失剔：銅器出土後需經一定程度的除銹、剔銹工作，始能將掩蓋銘文的積銹清除，使銘文再現。但因銹況多樣，有時仍存掩銹、或剔傷原銘。
- (2) 失拓：銘文的留存自來用墨拓。若上紙不當，便有皺紋會損害字畫；而拓時未仔細觀察筆畫位置與銹況，也會漏拓應有線條而失真。
- (3) 失托：拓片揭下後，需沾濕托平或更加襯一紙，增加厚度與硬度，使銘文拓片平整。若托紙過程不當，以致銘文筆畫或偏旁被疊壓不全，便會造成釋字判讀的錯誤。
- (4) 彩照之失：彩色照相如同目驗原器，若光線恰當、焦距準確、放大彩印，實不遜於目驗。好的照片使銘文字口清晰歷歷，可校補許多銘拓的不足。

¹⁰ 以下「存在問題」的探討，與前述還原整個「銘文」鑄造、出土清理、墨拓重現，到完成出版品的過程，有相似之處，唯此處更著重面對全文圖錄的判讀。

(5) X光照之失：X光照相的功能，在於將被銅锈掩蓋的銘文，藉由X光線穿透顯現。面對銹掩銘文，既無法有效除銹，又無X光照相以穿透顯影，或因X光照射時調整失當，致乏適度穿透，使銘文不清，都是在完美主義下的一種「失照」。

四、同銘金文的界義與價值——同銘參比的運用

(一) 同銘金文的界義

除了透過對銅器銘文的製作與墨拓方法的了解，以釐清那些訛誤屬於原初鑄器成銘的疏失、那些失真是後來墨拓展托時的錯誤外，面對許多範鑄不佳的器銘，還可以乞助於一種特有的商周鑄銘現象——同銘異範。

「同銘異範」是指銅器上鑄的銘文有內容一致、字數相同，而不是由同一個陶範所翻鑄出來的現象。商周銅器銘文，經由書手於陶土內範上書寫，刻成反字陽文，再合範翻鑄為銅器上的正字陰文，¹¹ 雖銘文內容、字數完全一樣，卻都是由不同的另一次書寫、另行刻字範、再灌鑄而成，所以即使字數一樣、行款一樣、書風相同，仔細比對之下，仍可發現各筆畫之方向、位置有所差異。同一書手寫兩次文稿，雖然有可能極為接近，但每個筆畫粗細與位置，則絕不可能一模一樣，更何況不同書手所寫，其間的變化與差誤就有許多當時用字省變或鑄造脫失的比對價值。¹² 擴而大之，一些同器主、同時期鑄製的相近銘文（多同坑出土），也可以納入比對之列。

同銘金文即由同銘異範所鑄出的銘文，商周有銘銅器中的蓋與器（如簋、卣、壺）、同類器（如列鼎、列簋、對壺、編鐘）、同組器（如尊與卣），其銘文內容、字數有完全一致者，卻從不用同一個銘文範重複翻鑄，而是單獨書範、刻範、鑄銘，以致所有的同銘器的行款、字形大小、筆畫位置角度都有差異，明顯不是由同一底範鑄出。

就因為一銘一範，書手可能不同一人，寫法會有出入；鑄銘時互有優劣，可以

11 游國慶，〈書刻鑄的金文幻化〉，收入《千古今言話西周》，頁 18-19。

12 歷來金文學者未見有對此類器銘深入分析者，日本林巳奈夫曾將商周同銘銅器排比並列為「同時作銘青銅器表」（見所著《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惜未進一步研究其間差異與學術價值。

參比補足，所以儘量匯集這些同銘異範器的金文銘拓，細加排校，也能幫助還原近三千年前的筆跡、字形。

(二) 同銘金文的類別

同銘金文依其出現的組合形式，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別：

1. 蓋器對銘（同銘），指一有蓋之銅器，其蓋與器上均有相同（或相近）的銘文，基本上字數相同，行數與字之排列亦多一致（部分例外），主要器類為卣、盃、簋、盤、簠、方彝、壺等。
2. 同類器同銘：指同一器類（如列鼎、列簋、列鬲、對壺、對簋、編鐘等）數件同銘，當為同時鑄造之同一組禮器。
3. 組合器及多器類皆同主同稱之同（近）銘者：考古發掘中常見鼎、簋，或尊、卣，或尊、彝，或盤、匜等不同器類之組合；數件同銘或銘文相近，當為同時鑄造之禮器。同一作器者之鑄銘或文辭相同（近），可資逐字逐句參比。
4. 組合器及多器類皆同主異稱之同（近）銘者：有銘銅器的器名皆以作器者命名，唯作器者名或有減省，透過考古出土銅器的群組關係，可知許多不同器名的銅器，實為同一器主。但同一器主鑄銘，也有文字長短、敘述內容差別較大者，因其鑄造時間應該相去不遠，仍可以用來比較其辭例、稱謂、字形等。

以上四組相同相近銘文，雖有不同類別，然均具一定的參比價值。茲將周原出土的同銘銅器分類如下：

甲、同器類同銘¹³（含蓋器對銘）：

- (1) 炙鐘：八件，同銘六行四十八字五篇。
- (2) 中義鐘：八件，同銘二行十字八篇。
- (3) 翩叔山父簋：三件，同銘三行十三字六篇（蓋器對銘）。

¹³ 周原所出蓋器對銘銅器，皆有同類器同銘、組合器及多器類之組合，故併入他類討論。

- (4) 琦伐父簋：三件，同銘四行二十五字六篇（蓋器對銘）。
- (5) 恆簋蓋：二件，同銘五行五十字二篇。
- (6) 公臣簋：四件，同銘六行四十三字四篇（器銘）。
- (7) 仲南父壺：二件，同銘三行十六字四篇（蓋器對銘）。
- (8) 伯多父盨：四件，同銘二行十字八篇（蓋器對銘）。
- (9) 七式鐘：二件，同銘一行二字二篇。
- (10) 伯先父鬲：十件，同銘一行十五字十篇。
- (11) 伯寬父盨：二件，同銘蓋四行（器五行）二十七字四篇（蓋器對銘）。
- (12) 不指方鼎：二件，同銘四行三十四字二篇。
- (13) 生史簋：二件，同銘（器內）四行二十七字二篇。
- (14) 夷伯夷簋：二件，同銘四或五行，三十八字（三十四字），似篇（蓋器同銘）。
- (15) 弓鼎：二件，同銘一行一字二篇。

乙、多器類同（近）銘（組合器及多器類皆同主同稱之同（近）銘者）：

- (1) 宀組：宀鬲、宀盃、宀盤，共四件，同銘一行一字四篇。
- (2) 日己組：日己方尊、日己方彝、日己觥，共三件，同銘三行二十字五篇。
- (3) 伯公父組：伯公父盨、伯公父壺、伯公父勺二件、伯公父簋蓋器二銘，同近銘六篇。
- (4) 商組：商尊、商卣，共二件，同銘五（六行）三十字三篇。
- (5) 折¹⁴組：折尊、折觥、折方彝，共三件同銘四（六）行四十字五篇；折翬七（八）字二篇。

¹⁴ 器主名或隸作「折」，或从卜从斤，茲檢毛公鼎「册折𠩎」之「折」旁从上下二卜，疑本組人名即由二卜之「折」省變為一卜，仍是「折」字也。

- (6) 豐組（父辛、木羊冊）：豐尊、豐卣共二件同銘五（六）行三十一字三篇。豐爵三件同銘六字三篇；另父辛爵四字、木羊冊觶一字。
- (7) 牆組：牆盤二百八十四字、牆爵七字，近銘三件。
- (8) 衛組：衛簋七十三字、衛盃一百三十二字、五祀衛鼎二百零七字、九年衛鼎一百九十五字，近銘四器五銘（簋二盃一鼎二）。
- (9) 此組：此鼎三、此簋八，共十一件，同銘十（十一）行一百一十二字十三篇（鼎三、簋十）。
- (10) 榮有司禹組：榮有司禹鬲十二字、榮有司禹鼎十二字，共二件，同銘十二字二篇。
- (11) 伯組：伯鼎三字、伯簋四字、伯卣四字，共三件，近銘三篇。
- (12) 虞組：虞簋六字、虞爵四字，共二件，近銘二篇。
- (13) 檀季遽父組：檀季遽父尊、檀季遽父卣，共二件，同銘二行十字三篇。
- (14) 史速組：史速方鼎六字、史速角六字。

丙、同主異稱器同（近）銘：

- (1) 中友父（友父）組：中友父簋十二字、友父簋十二字、中友父盤十五字、中友父匜十五字；六器六銘（簋四盤一匜一）
- (2) 伯幾父（幾父）組：幾父壺五十七字、伯幾父簋十四字。二壺二銘。
- (3) 散伯車父（伯車父、散車父）組：散伯車父鼎二十七字、伯車父盃十二字、散車父簋十七字、散車父壺二十六字（十九字）、十器時四銘（鼎四簋四／八壺二）
- (4) 微伯癩（微伯、癩）組：三年癩壺六十字、十三年癩壺五十六字、癩盃六十二字、癩鋪十字、癩簋四十四字、癩盆四字、癩爵七字、一式癩鐘一百零三字、二式癩鐘一百零四字、三式癩鐘（六器聯銘，共一百零九字）、四式癩鐘八字、微伯癩匕五字、微伯鬲五字。
- (5) 鄭亞牧父乙（鄭、亞牧父乙、牧父乙）組：鄭簋九字、鄭尊、鄭卣九字、亞牧觚四字、牧父乙爵三字、父乙鬲四字。

(6) 伯戉（戉）組：戉方鼎六十五字、戉鼎五字、戉甗三字、戉簋一百三十四字、戉簋四字、伯戉簋五字、伯戉飲壺五字

(三) 同銘金文的比對價值：

筆者曾經撰文針對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周銅器之具有以上「同銘異範」特徵者進行討論，得出利用「同銘異範」比對的學術價值有八項，¹⁵ 茲從周原出土商周同銘金文的判讀中，發現其價值與運用尚可有「辨行款」、「全字畫」、「別飾筆」三項，以有助於同銘金文的判讀與運用，茲摘要前文，並綴以周原出土的同銘器為例，共得十一端：¹⁶

1. 校漏字：同銘異範的主要形式為文字內容和字數相同之不同鑄範（字範），透過多銘比對，可以察覺部分銘文的漏字現象，較之單憑上下文義的擬補，有更堅確的證據說服力。

【故宮】如「作冊大方鼎一」銘文第四行有「公」字，「鼎二」則缺此「公」字（圖3）：「作冊大方鼎一」、「鼎二」（《金文錄》14、15）。二器銘文同為八行，仔細逐字比較，發現自第二行開始行款已異，第四行「賞作冊」之前，「鼎一」有「公」字，為賞賜之主詞，與銘首「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之「公」相應和，「鼎二」則缺此「公」字，文義上顯然不及「鼎一」通暢，疑是書範時脫漏所致（當然也可以將此現象視為類似甲骨文套卜辭的省略，但成組同銘金文中「省略」情形，尚不見如成套卜辭那樣的明顯規律，故寧可視之為「漏字」）。

「追簋」與「頌器」銘末「子子孫孫」，「孫」下或漏重文符，亦可視為此例，而知漏字。

【周原】甲（1）柞鐘八件，¹⁷ 前四鐘甲、乙、丙、丁鐘的鉦間與鼓左共鑄銘文六行字，後四鐘戊、己、庚、辛四件，原應為聯銘共四十八字，然戊鐘三行二十一字、己鐘二行十五字、庚鐘無銘、辛鐘一行七字。在同銘參比下，知庚鐘漏

¹⁵ 游國慶，〈銅器銘文中的「同銘異範」及其類別與價值之探究——以故宮所藏西周金文為例〉。

¹⁶ 以下各端所舉例證或兼及它類，以一組同銘器所能呈顯之價值本非單一，故併敘及之。讀者附見它項，較可兼得全貌。

¹⁷ 同銘 6 行 48 字 5 篇。【扶風縣齊家村 1960 窩藏】1-99 至 124（表《周原》卷 1，頁 99-124，下同）。八件柞鐘，通高依序為 52 cm、50 cm、49.5 cm、46.8 cm、34 cm、29 cm、25.5 cm、21 cm，知為大小相序的八件一套的編鐘。

鑄「用作大稟鐘」五字（圖4）。

甲（10）伯先父鬲十件，¹⁸在同銘參比下，知金銘為「伯先父作故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後四鬲失書漏字之例頗多：鬲（庚）鬲（辛）均失書「鬲」字；鬲（壬）失書「尊」字、鬲（癸）失書「父」字，可知整體的書、鑄過程不甚嚴謹（圖5）。

2.知訛字：西周金文多由書範再經鑄造而成，訛字的形成，有可能是原始寫本有誤（如「大鼎」之「善夫」作「善大」、「既死霸」作「既霸」），也可能是書範時書手一時筆誤（如「𦵯簋」之「大」字作「**大**」，參下文），也可能是範鑄銅器過程中，不小心將欲鑄的反字泥文（多為陽凸）的部分偏旁筆畫碰失了（如「頌壺」器身部分銘文之缺筆）或反置、倒置（如山東博物館藏「頌壺」蓋銘「引」字），遂造成訛錯的現象。如頌鼎（《金文錄》89）。

【故宮】傳世「頌鼎」三件，一在臺北故宮、一在上海博物館、一在北京故宮，三器尺寸重量不一，應為列鼎中的三件。銘文同為一百五十二字，但行款不同，依序為十六行、十五行和十四行，諸銘文字書風一致，唯上海博物館藏器於第六行「女官司成周賈廿家」之「家」字，訛作「豕」字，透過三銘比對，其訛誤十分明顯。而同樣是「頌」所鑄的「頌壺」，也有銘文一百五十二字，可用以比較辨知訛字（圖6）。

【周原】甲（1）柞鐘八件，柞鐘（丙），1.7（表第一行第七字，以下同）「初」字左旁「衣」上缺𠂇，從字距看似非失範，應是書手漏寫的失書造成的訛形，參比同銘的鐘（乙）銘文可知（圖7）。

甲（4）琱伐父簋三件，¹⁹簋（乙）2-226-227，失蓋，內底鑄銘四行二十五字，1.2「伐」左邊人旁「失書」豎畫（從空間看，「戈」的左旁，並不似甲器的「伐」有寬綽餘地寫一豎筆，故不是「失範」，而是訛寫的「失書」），成一訛形，同銘參比而知其謬（圖8）。

3.識變化：異範之同銘文字，其書手或同一人，或不同人，部分書風相近者，

18 同銘1行15字10篇，【扶風縣莊白村一號1976窖藏】5-938至965（甲）至（癸）。

19 同銘4行25字6篇（蓋器對銘）。【扶風縣齊家村1961窖藏】2-220至227加【1984窖藏】5-1047至1053（甲）（乙）（丙）為大小相近的3件套簋。唯《周原》失收一簋身與銘，茲以吳鎮烽《金文通鑑》電子書補之。

其結構字形亦有不同，可能是同類書風的不同書手，也可能是同一人的不同筆跡。總之，在鑄成的銘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形、結構與用筆的變易，互相參比，可以幫助了解西周金文中存在的變化模式，並為銘文識讀添助一臂之力。例如「小臣速簋」、「虢簋」。

【故宮】「小臣速簋」二器（《金文錄》24、25）均蓋器同銘，總共有四篇銘文，字數相同，行款略有差異，逐字比對之後，更見出「懋」、「以」、「征」、「遣」、「眉」、「臣」、「速」、「貝」，各字寫法都有不同。從書風判斷，可能有三個書手，同時為鑄銘工作寫範，其中「遣」字之從「口」與不從「口」、加「走」旁或不加「走」旁之並存現象，可證「口」為疊加偏旁，而「走」旁之表示行走義，於銘文亦可或省，以聲符代之，加走旁的「遣」字，似尙未成為統一規範的專用字，至少在同一群書手中的彼此要求都不那麼嚴格。另外「速」字所從「來」字的變化更為古文字演變律則，直畫上下與左右斜筆的節縮和加短橫，造成「來」旁形體的多樣性，經由比較，舊釋此偏旁為「束」者，²⁰ 應可不攻自破了（圖9）。

「虢簋」（《金文錄》56）蓋器同銘各七行五十八字。二銘行款、字數全同，但書風與字形結構頗多差異，似為不同書手所為。如「里」、「大」、「亞」、「取」、「饗」、「事」、「揚」等字，差別尤大。蓋銘「大」字作「大」與習見之金文作「大」形者迥異，參比器銘，始能確定其為「大」字之一特殊訛形。「饗」字一從彳旁，一從走旁，可證彳、走於古文字中常常通作。「事」字蓋銘之字形習見，作「事」，器銘上作「事」，字上弧接之筆變成分岔歧出，中間豎畫貫穿處卻又節縮為中空，這種分岔與節縮筆畫是戰國文字習見的文字變異，²¹ 竟可由金文如「虢簋」者，追溯至西周中期，至於「事」下又旁的左右互作，則是商周文字常有的現象，不必贅述。

【周原】乙（2）日己方尊、日己方彝、日己觥，共三件，同銘三行二十字五篇²²。日己觥，由銘拓可知上半段上紙失當，有失拓、失托，致筆畫多變形，族徽「天」頭部作空廓，寫法與尊、彝族徽「天」之作實心不同。五銘之「考」

20 白川靜，《金文通釋》。

21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

22 【扶風縣齊家村 1963 墓藏】2-234 至 251，方尊 1 銘；方彝、觥蓋器同銘各 2 銘。

之「ㄎ」、「宗」之「示」、「彝」之中部、「孫」之「子」頭「糸」旁、「萬」之从「走」與否、「寶」之「貝」旁（平頂、凹頂、下開無足、下開二足、下合二足），以及族徽「天」（實心、空廓），均見變化（圖10）。

4.明真偽：西周之前銅器銘文多由陶範翻鑄而成，當時書手與鑄造，自然形成特有的書風與款銘字口，雖「同銘」之作，亦必異書異範，其字形筆畫角度位置必有差異，而線質則仍維持鑄銘的一定特色，由此原則，可以協助文字學者從銘拓上先發現仿鑄的差謬並釐剔後仿偽刻的銘文。例如「賢簋」、「憲卣」、「蘇公子簋」、「毛伯咼父簋」。

【故宮】原藏「善齋」之「賢簋」（圖11），經同銘比對，與《集成》4104.1上海博物館藏簋蓋銘文之行款與筆畫角度幾乎全同，而線質肥滯乏神采，疑是民初之偽製。「賢簋」（《金文錄》60）銘文四行二十七字，原器舊藏「善齋」。《集成》著錄「賢簋」三件：4104的蓋與4105的蓋、器均現藏上海博物館（原為「憲齋」所藏，光緒十四年河南出土，一九五六年入藏上博），²³ 4104與4106的器銘則僅存《三代》拓片，原器已不詳所在。「善齋」舊藏之「賢簋」，《集成》並未收錄，仔細比較故宮藏「賢簋」銘與《集成》所收之三件五銘，可以發現故宮藏器與4104.1上博藏簋蓋銘文行款位置與各字筆畫方向角度幾乎全同，只有線質略顯肥滯而乏神采。透過我們對同銘異範的了解，兩個異範銘文，即使書手同一人，在書範及鑄作過程均極力保持一致書風，但仍不免存在字距不勻、字形大小不同和筆畫方向角度不一的現象（如「憲卣」、「靜卣」蓋器銘文等），藉由逐行、逐字的排比，不難見出故宮藏器與上博藏簋蓋（4104.1）二銘間太過雷同的詭異現象，有人認為「銘文拓本不足以辨識真偽」，²⁴ 但在未見原器之前，由同銘異範的比對，確實可以先嗅得一些端倪。²⁵

23 李朝遠館長函告。

24 唐復年，《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器影集》。

25 故宮藏「賢簋」的器身雙耳形制與西周中期簋式不類，是雜湊東西周紋飾和形制重組的後世偽品。經檢驗原器，器身過重而無墊片，器表有縮蠟現象，判斷可能是古董商在《憲齋集古錄》出版（1918年）後，依其賢簋銘拓以失蠟法重塑一器而成，由於器型未見發表，只好擅自捏造，致漏洞百出。此器於1934年著錄入劉體智《善齋吉金錄》中，1936年以後劉氏「善齋」陸續出售所藏，容庚「請傅斯年先生為中央博物館收其藏器，及以七萬元購得一百又七器」，這些銅器均在1943年同時登錄入中央博物院，故其藏品編號同為「J.W.□□-32」，Jen Wen（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文館」），編號第□□器，於民國三十二年納編。則偽製賢簋的時間大約在1918至1934年間。考古類型學和紋飾特徵可以說明一器應屬的時代與地域，從而證知器物形制、紋飾的合理性與真偽。文字學家一般專注於帶銘銅器的銘文拓本，卻對銅器本身不甚了解，以賢簋的偽製為例，雖在器影

另外，西周早期「晽卣」、西周晚期「蘇公子簋」（圖12）、「毛伯翄父簋」（分見《金文錄》35、97、98）均蓋器對銘，經過比對，可以明顯見出蓋銘的後刻痕跡，入刀斜側，字口銳利，筆畫縱深呈「V」字型，白文線條兩旁則因硬刀推擠使銅面凸起，筆畫交會處單薄且刀鋒交越痕跡明顯，不似鑄銘的渾厚而略帶漲墨的感覺。三器早著錄於《西清續鑑乙編》，其器銘、蓋銘均刊刻其上，至容庚編《寶蘊樓彝器圖錄》，則稱「蓋銘剔損不錄」²⁶或「蓋銘泐剔損不錄」，²⁷僅錄器身銘文，茲參比各銘，可知容氏所言，實指後世偽刻銘，非與器銘同時鑄造者。

【周原】甲（2）中義鐘八件²⁸，中義鐘（甲），由彩照看，似為鑄造失範、銘文不見，遂以利器加刻部分銘文，「義」、「作」、「龢」筆畫間有刀痕，應即補銘加刻之故。中義鐘（丙），由彩照看，亦有失範，但大多完整、清晰。似為銘文拍照清楚而於字口填以白粉，卻使字口內銹況無法看見。銘淺處略有失拓。（戊）、（己）、（庚）、（辛）狀況相近，八銘對照（《集成》1-23～30），可知有：失範、失剔、失拓、失托、失照（填以白粉）、失真（縮小過多）等問題。若非經同銘參比，並有考古依據與彩照，單由銘拓，恐怕將會判為偽銘（圖13）。

丙（4）癩簋（甲）至（辛）八件十六銘，²⁹癩簋（甲）器銘疑失範過甚，鑄成後補刻，故刀痕處處。參比十六個同銘各字（茲舉簋（乙）蓋銘為例），可知其為原鑄器後之失刻，若非經同銘參比，亦將誤判為偽銘³⁰（圖14）。

5.補文義：同字數之同銘器可以參比而知訛字。有漏字之同銘器字數略異，卻可對比察知遺漏何字。銘文相近而同主、同時、同事之近銘，則可互補文義，構成完整篇章型式，此之謂「補文義」。例如「芮太子伯壺」、「寰尊」與「寰卣」。

【故宮】「芮太子伯壺」器銘行款凌亂，末字脫範；蓋銘亦有缺字，綜合二銘，始得補足全銘文義。

勘驗時真相大白，但同銘的蒐羅比對，卻可提供文字學界辨偽取真的先期訊息。

26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頁67、72。

27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頁98。

28 同銘2行10字8篇。【扶風縣齊家村1960窖藏】1-127至150。（甲）至（辛）各鑄銘文2行10字。8鐘的通高依序為51.5 cm、49.0 cm、48 cm、47.1 cm、35.7 cm、31.7 cm、23.9 cm、22.5 cm，知為大小相序的八件一套的編鐘。

29 蓋器同銘，各44字，蓋6行、器6行或7行（甲、戊、己、辛簋之器銘），共16銘（孝王時器）【扶風縣莊白村一號1976窖藏】4-716～765。

30 但也不排除不能是考古出土後，工作人員剔銹過度所留的痕跡。

芮太子伯壺（《金文錄》118）器銘四行十三字，行款凌亂，銘式如下：

子	寶	白	內
子	壺	乍	太子
孫	永	鑄	
用		□	

當讀爲「芮太子伯作鑄寶壺子子孫永用□」，末字形體奇怪，恐有脫範，不易辨識，而蓋銘三行十四字：「芮太子伯作鑄寶壺萬子孫永用享」，經過比對，器銘末字應爲「享」字之訛形，而蓋銘「子」下缺重文符，「萬」字下奪「年」字（依文義補之），綜合二者，方能補足文義，其完整銘文當爲「芮太子伯作鑄寶壺，萬年子子孫〔孫〕永用享」。

「寰尊」（《金文錄》33）與「寰卣」銘文參補，證知尊銘之「君」即卣銘之「王姜」，作器於昭王十九年。尊、卣同組「近銘」，爲同銘異範中之特例（圖15）。

西周早期「寰尊」，清季以來藏家著錄甚多，³¹ 民國後除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1936）著錄器影外，原器已佚，不知藏於何所。³² 1987年忽然出現並由故宮蒐購典藏，³³ 為院藏增添一件重寶。

「寰尊」銘文四行二十七字重文二。銘文如下：

在岸，君令余作冊 / 篁安戶（夷）伯，戶（夷）伯賓用貝 /
布，用作朕文考 / 日癸旅寶。𠂇。

舊傳有「寰卣」，蓋器同銘四行三十五字重文二。銘文如下：

唯十又九年，王在岸。王 / 姜令作冊環安戶（夷）伯，戶（夷）伯 /
賓環貝布。揚王姜休。用 / 乍文考癸寶尊器。

二銘所記事同，自是同時之器。³⁴ 二銘參比，尊銘之「君」即卣銘之「王姜」，學者多視爲昭王之后，³⁵ 則作器時間在昭王十九年，地點在岸地。尊、卣於酒器中往往同組同銘出現，類此「近銘」者較爲罕見，或可視爲同銘異範中的一個

31 《金文錄》，第33器，頁276。

32 張光遠，〈故宮新藏周成王時寰尊〉一文，其時代訂於成王之說，學界並不認同，一般視為昭王器。

33 同註42。

34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卷1，〈寰尊跋〉。

35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92器，「作冊環卣」。

特殊變例。

【周原】甲（14）夷伯夷簋二件³⁶，簋（甲）銘：「唯王征月初吉，辰在壬寅，夷伯夷于西宮……」簋（乙）器銘1.6「吉」下失書「辰在壬寅」四字，參證同銘，得補缺文（圖16）。

丙（3）散車父壺³⁷，兩件散車父壺的銘文都在蓋口內壁。一件二十六字「散車父作皇母嬣姜寶壺，用逆姞氏，伯車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一件十九字「散氏車父作嬣姜尊壺，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參比而知「散車父」即「散³⁸氏車父」、「伯車父」；「作皇母嬣³⁹姜寶壺」亦可省為「作嬣姜尊壺」（圖17）——知為祭母鑄器；（甲）壺銘多「用逆姞氏」四字——知並為迎娶姞姓女以供陳祀之器；（甲）壺銘於「萬年子=孫=永寶」前，又多「伯車父」三字作器者名，可證「散車父」、「散氏車父」、「散伯車父」、「伯車父」皆同一人之異稱。從而確認伯車父簋（甲）（乙），雖非同地出土，當亦屬同主的作器。⁴⁰

6.增釋讀：銅器銘文在正常狀況下可由拓本清楚見知，但由於鑄造過程的疏失，可能造成局部銘文陶範的筆畫部件，乃至全字的掉落缺漏（如「毛公鼎」銘的許多缺字與缺旁），⁴¹ 鑄器完成後，自然形成銘文缺損現象，影響全銘的釋讀。另一種影響釋讀的原因則是銅器在兩三千年的埋藏中生附銅鏽，掩蓋了原鑄銘文，拓本中不見其字，這種情形，以現代X光透射，部分可以完整揭開鏽掩的秘密，有些因器形角度與器壁厚度、花紋等問題，仍無法透視，但在科技所不及處，藉由同銘異範的比對，補足缺銘部分，仍是增加銘文釋讀的一種良方。例如「鄧少仲方鼎」、「小臣速簋」、「周尚壺」。

【故宮】鄧少仲方鼎，全器銹蝕嚴重，銘文上半部鏽掩不清，比較蘇黎世利特堡博物館藏同銘異範的方鼎後，增加了全銘的釋讀（圖18）：（《金文錄》10）

院藏「鄧少仲方鼎」，全器銹蝕嚴重，銘文鑄在器壁至器底，其上半部鏽掩不

36 同銘4或5行，38字（34字），4篇（蓋器同銘）【扶風縣強家村1981一號墓葬】8-1755至1765。（甲）蓋器各5行38字；（乙）蓋器同銘，蓋5行38字、器4行34字。

37 【扶風縣召陳村1960窖藏】2-194至200：散車父壺（甲）蓋銘6行26字。散車父壺（乙）蓋銘6行19字。

38 原失範幾奪全字。

39 （甲）壺此字从「老、酉、女」；（乙）壺此字从「老、酉、水」。

40 二簋1973年冬岐山賀家村三號墓葬出土。

41 第8行第6字失鑄「今」字，第19行第13字失鑄「人」字，失鑄偏旁例多不舉。

清，雖從X光透視片可見出部分筆畫字形，但在比較蘇黎世利特堡博物館（Zurich Rittburg Museum）藏同銘異範的方鼎後，則更能確認X光片上的字形筆畫，使摹本愈形精確。至於在缺乏X光透視技術的環境，採取同銘異範來增加釋讀率，應是更為重要的了。

西周早期，中博：J.W.14-32，銘文四行二十五字，在內壁。

鄧小（少）仲隹（雖）友（有）得，弗敢沮，用作厥
文祖寶彝尊，用尊厥丁□于□宮。

瑞士蘇黎世利特堡博物館藏另一件「鄧少仲方鼎」，器型、紋飾與本器全同，而保存較好，銘文同為四行二十五字，⁴²書風相近，字形結構亦近，只有在個別偏旁上下挪移的位置處理，見出同銘二範布局的不同巧思（尤以第三行「彝」字的「爿」旁）。

鬻父方鼎（《金文錄》11）藉由異範三同銘之「鬻」字對比，證實此作器名為從「羽」從「矢」從「戶」之字⁴³。

小臣速簋（《金文錄》24、25），由「小臣速簋」之「速」字的同銘比對，查知「來」旁的演變規律，以確釋此字為「謎」，通「速」。

周蓼壺（《金文錄》74）：「周蓼壺」銘文銹掩，透過異範同銘比照，全銘始得清楚通讀。尤其是蓋銘與器銘在「子子孫孫」與「孫孫子子」的不同，非經比對，極易將故宮藏器銘誤讀。

【周原】柞鐘（甲），由彩照可見，1.1「唯」、6.2「子」的位置有墊片犯字，以致二字皆失範、嚴重缺畫，由其他同銘之參比，始得辨識為「唯」、「子」二字（圖4）。

乙（14）史速方鼎六字、史速角六字。⁴⁴ 史速方鼎（甲）（乙）之「史」下「又」均失書缺一畫成訛字，參比同銘的史速角，始得確知讀為「史」字（圖19）。

7. 確名號：一器之作器者，由其銘文內容可以辨知，但若此字隸定有異，甚或

42 李學勤、艾蘭編，《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頁336，圖81。個人對本銘隸定與句讀，與李氏略異，詳參《金文錄》，頁209、273。

43 參見《金文錄》，頁273、274。

44 【岐山縣賀家村1966墓葬】6-1084至1105。

牽強比附於另一人，以致名號訛謬，經同銘諸器的比對，可確知其作器者的真正名號。

【故宮】故宮在臺新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之「夷曰匝」（《金文錄》81），銘文二行六字，「夷曰作寶彝」。北京保利物館收有一「蛇紋盤」，亦有二行六字銘文：「夷曰乍（作）寶尊彝」。二器紋飾、銘文相同，當為同組盤匝禮器。二銘書風極近，字形筆法亦相若，但盤銘篇幅較大（9.2×3.7cm），匝銘較小（7×3.2cm），應是同銘異範之作。《保利藏金》說者稱盤銘：「這些銘文的文字存在著若干問題，如應寫作白（伯）字的卻誤作曰字；彝字所像捆縛雙翅鳥，鳥足方向相反且前面多出一個夕旁。這些，使一些人對銘文的真偽產生懷疑。⁴⁵」其實以「曰」為人名的例子，金文中尚非罕見，「夷伯」雖為習見之人名，卻不宜強將此「夷曰」改為「夷伯」，以此扣合已知之名，更何況臺北歷史博物館亦於近年間購入「夷曰壺」，銘文二行五字：「夷曰作寶尊」。作器者名全同，檢視同銘異範之例，尚未見有人名或同一字誤書誤鑄三次之例，《保利藏金》說者恐誤（圖20）。

經由同銘比對，「夷曰」之名，應可確入金文人名之列，其與「匱尊」中之「夷伯」有何關係，則尚待進一步研究。至於說「彝」字字形可怪，檢諸金文字表，同偏旁布置之例甚多，毋須置疑。

【周原】甲（14）夷伯夷簋二件，同銘四或五行，三十八字（三十四字），四篇（蓋器同銘）

簋（甲）器銘2.4的器主名，因銹掩失剔，無法判讀，藉同銘比對得知為「夷」。此夷伯夷簋（甲）、（乙）。張懋鎔先生認為是夷伯主持（尸，主也）西宮事務，因管理有方，故受到周王的賞賜，故當正名為「夷伯簋」⁴⁶（圖16）

乙（9）此鼎三、此簋八，共十一件，同銘十（十一）行一百一十二字十三篇（鼎三、簋十銘），⁴⁷此十三銘，文字之失書訛寫十分嚴重。第八行諸器皆作「皇考癸公」，（丙）簋同，（丁）（戊）簋「考」字重出，「癸」下缺「公」

45 孫華，〈蛇紋盤〉，收入《保利藏金》，頁112。

46 張懋鎔，〈「夷伯尸于西宮」解〉，《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二輯頁19-21，原載於《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4期。本文稱名暫仍《周原》之名，俾便檢求。

47 【岐山縣董家村1975窖藏】3-392至439，此鼎3件3銘3-392至401、此簋8件10銘3-406至439，計同銘異範13銘，112字（部分失範奪字為111字、109字）【岐山縣董家村1975窖藏】。

字，與（丙）簋的行款參比，「癸」與「公」上之「八」極近，（丁）（戊）簋「癸」和下字「尊」上的「八」也極近，可知（丁）（戊）簋原本也欲書「皇考癸公」，卻誤衍書一「考」字，「癸」下又鈔漏「公」之「○」，竟把「尊」上的「八」當「公」上的「八」，含糊亂鈔，致有此謬。《周原》於此簋（丁）3-422～423、此簋（戊）3-426～427之第八行皆曰：「癸公」鑄為「朱癸」，疑誤。又第九行「用享孝于文申」，隸作「申」，誤，當作「疇」，《說文》「疇」之別體即作此形，⁴⁸ 與「申」形不同⁴⁹（圖21）。

乙（10）榮有司禹鬲十二字、榮有司禹鼎十二字，共二件，同銘十二字二篇。⁵⁰ 鼎銘1.1「榮」字（二「火」平接成一橫）、1.4「禹」字下旁器破缺損、2.4「用」字下缺，均參比鬲銘始可知為何字。鬲銘「禹」上「爪」變形、「朕」右之「手」旁訛省一筆，亦需參比鼎銘始能確釋，尤其重要者為行末數字為所媵之女名，因鬲銘字距較開，或誤釋作「嬴⁵¹女襍母」四字，參見鼎銘可以確認為「嬴襍母」三字（圖22）。「嬴」乃作器者「榮」國有司「禹」之本姓，西周至春秋多男稱氏、女稱姓，此鼎與鬲二件均榮有司禹嫁女（名「襍母」）之媵器。

類此狀況者尚有「此簋」（丁）第七行對飭的「翫（揚）」字，偏旁字距極開，明顯失書（圖21）。

又如上列『丙、同主異稱器同（近）銘』：（1）中友父（友父）組、（2）伯幾父（幾父）組、（3）散伯車父（伯車父、散車父）組、（4）微伯癩（微伯、癩）組、（5）都亞牧父（都、亞牧父乙、牧父乙）組、（6）伯筭（筭）組，所見同主異稱諸器，皆為極佳例證。

8. 證書風：西周全期近三百年，其銘文書風約有三期之變，早期（武、成、康、昭）主要承襲晚商金文，主流是雄肆清勁；⁵² 中期（穆、恭、懿、孝、夷）逐漸出現風格改變；⁵³ 晚期（厲、共和、宣、幽）似有美術工致與書寫隨意的分途走

48 亦見甲文，參見《古文字類編》，頁431。

49 《古文字類編》，頁428。

50 【岐山縣董家村1975窖藏】3-458：榮有司禹鬲，1行12字；【岐山縣賀家村1973三號墓葬】6-1289：榮有司禹鼎，3行12字（帶流）。

51 原字形為「嬴」省「女」，乃「嬴」、「嬴」諸字之聲符。

52 《金文錄》，頁19。

53 《金文錄》，頁73。

向，⁵⁴而三期各有較特殊之字形與偏旁寫法。各期之間的過渡與演變狀況，往往間存於異範同銘的金文裡，排比這些銘文，也可證知書風之遞嬗。

【故宮】「伯定盃」（《金文錄》78）蓋器對銘各二行五字，盃的形制與西周早期太保盃」（《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頁150）、「父癸臣辰先盃」（《商周青銅酒器》頁159）相近，這種四足盃也見於西周中期的「伯衛父盃」（《金文錄》頁131）。從銘文看，器銘清勁嚴飭，是早期書風的特色，蓋銘婉整秀麗，已是中期書風的展現，可知二銘書手可能不同一人，但為早、中期之交，並存了舊、新兩種書風，見證西周早中期之交，並存了舊新兩種書風（圖23）。

鬻父方鼎（《金文錄》11），傳世三銘拓，「貝」字寫法或作西周早期習見之「𦗨」，或作西周中期才普遍的「𧔧」形寫法（「貝」下二豎畫突出），可證此鼎鑄造時間應在西周早、中期之交（約昭王至穆王前段），而以形制紋飾衡之，則略近昭王時期。

【周原】乙（6）豐尊、豐卣共二件三篇。豐爵三件；另父辛爵、木羊冊鱗。⁵⁵

豐尊，墨拓有缺陷，於各行末字皆有摺痕損字，乃因腹底弧曲較大，極易失拓、失托之故。

豐卣，蓋銘字口銹發凸出銘表平面，致墨拓不清。由彩照看，器表的氣泡和銹坑很多，應是鑄造過程與地下保存環境均不佳所致——凡銘拓斑剝漫漶類此者，可以推知其因。器銘的器表氣泡凹坑尤多，亦屬鑄造之失。茲將器銘六行之各字寫法與他銘參比：2.1「霸」下「革」之右置、2.2「乙」不作肥筆、2.4「王」末筆之加肥下圓、3.1「成」右縮筆、4.1「大」與4.2「矩」之「夫」旁中筆斷缺⁵⁶、5.1「貝」下有二點、5.2「用」之上右橫範失、5.4「父」之起末筆不作肥勢、5.5「辛」之下中未加肥點、6.1「寶」之「宀」肩作圓不作尖出方折、6.2「尊」右上出二長曲畫，可知豐卣的器銘與卣蓋銘、尊銘顯然不同書手，可能分別代表西周

⁵⁴ 《金文錄》，頁137。

⁵⁵ 同銘組一：【扶風縣莊白村一號1976窖藏】4-613至641，共3器3銘：豐尊5行31字；豐卣2件，蓋器同銘（蓋5行、器6行）31字。同銘組二：【扶風縣莊白村一號1976窖藏】4-623，共3器3銘：豐爵（甲）（乙）（丙）2行6字。附：近銘：父辛爵1行4字；木羊冊鱗1字。

⁵⁶ 4.1「大」與4.2「矩」之「夫」旁中筆斷缺、上下不接的寫法，啟後世戰國楚文字構形：如鄂君啟車節、鑄客鼎、古璽「大府」（璽彙127）、楚簡「大司馬」（包山228）、「大方亡禹」（郭店12）之「大」均其證。

中期的新舊兩種書風——尊銘上的肥筆墨丁、宀頭尖折等是西周早期沿遞之舊習；卣器銘的種種變化，則是新興的作風，開啓了西周中晚期，乃至戰國楚字的一些特殊結構筆畫，值得留意細玩（圖24）。此一早一晚的書風並見於一器的蓋銘與器銘，與上舉伯定盃的狀況相似。

豐爵（甲）（乙）（丙）1.2「乍」均失書爲「匕」、1.4「辛」下均平直化成一橫、2.2族徽「羊」旁中點變空廓，皆極特殊。（甲）1.1「豐」下「豆」有失範變淺、2.2族徽右「冊」之左邊失托摺壓變形，參照與他銘可補正。2.1「寶」因補鑄害字。「宀」斜肩折方，（乙）之「寶」作出肩、（丙）之「寶」作圓肩，可知西周中期新舊過渡時，有多元的並存寫法（圖24）。

甲（8）伯多父盃4件（蓋器對銘），⁵⁷ 盃（丁）器銘，由彩照見失剔的滑刀頗多，墨拓字邊的微芒即此之故。由伯多父盃八銘參比，知整體的字口本是深切明雋，時人誤解銘拓，故作蒼茫粗糙線質，而號稱「金石味」者，見此可以歇筆矣。八銘書風相近，然「須（盃）」八字各有屈伸正側之姿；「永」字之字間緊密，也有頑長寬舒之變（圖25）。

9.辨行款：指因閃避墊片而作的行款疏密挪移，並非銘文布局書寫的常態狀況，不解此，則將誤以特例爲正例。

【周原】柞鐘（甲），鉦間銘拓週邊失拓，最下列因上紙、托紙移位，致使「寅」、「鑾」、「對」三字都右偏，遂與全行不連貫。《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133即無此疏失，可證覓求佳拓之重要性（圖26）。

乙（9）此鼎三、此簋八，共十一件，同銘一百一十二字十三篇（鼎三、簋十），參比同銘，知此簋（丙）器銘第一行「生」爲倒書；此簋（戊）、簋（丁）第八行「癸公」訛形（參圖21）；此簋（辛）第八行奪「育」字、第九行奪「用」、「其」二字；簋（丙）、簋（丁）、簋（戊）最劣，如第六行「赤市」之「市」，上橫訛爲上曲U形，遂與「木」混，鑑於下一字爲「朱」，故其曲畫可能從「朱」而訛——工匠摹寫時未細察所致。第七行「對揚」，「易」旁下部訛書分離，也以此三簋最離譜。（圖27）

丙（3）散伯車父鼎二十七字、伯車父盃十二字、散車父簋十七字、散車父壺

57 同銘2行10字8篇【扶風縣雲塘村1976窖藏】3-500至517（甲）至（丁）。

三十六字（十九字）、十器十四銘（鼎四簋四／八壺二）⁵⁸

散伯車父鼎（丁）2-173，內壁鑄銘四行二十七字，以彩照與銘拓比較，即知局部的失書（3.1「姞」誤作「姑」、2.3「散」左旁）、失範（1.7「初」右上）、失剔（2.6「父」上下滑刀痕）、失拓（1.5八、1.6月、1.7初、3.5其）仍存在。又參照（乙）器，末行「孫」下有重文符「=」，則書稿時當有「失書」。特殊的是4.1「年」、4.3「孫」下方較空，細察彩照，似皆有墊片，1.7「初」下漏書「吉」字，補於側旁，則書範時似先預排墊片位置，故書刻之時知所閃避。而既察覺漏書，卻未改範重作，逕採側補方法，顯示製範不易，或此期普遍製銘的嚴謹度均在下降中（圖28）。

伯車父盨（甲）第一行「車」「父」間、（乙）盨第二行「萬」「年」間，因避墊片而加大距離。盨（甲）下方失範缺「盨」下半及「用」字，參比同銘始得知（圖29）。

一式散車父簋（甲）蓋，2.1「姞」行款歪斜，似原失書「吉」旁，待寫完第二行，再補上「吉」旁，遂令第三行又往左移，行距變寬；2.2「賁」缺「食」旁，明顯失書（圖30）。

一式散車父簋（丙）蓋，2.2「賁」原亦失書「食」旁，後再補書，故行款明顯偏斜，又右旁有墊片，亦行款歪斜之因（圖30）。

散車父壺（甲）2-194，蓋銘六行二十六字。有陽線界格，陰鑄銘文大多疊壓凸線，銘拓1.2—1.3「車父」二字訛書似「夷」下「支」，故「車」字下部略脫，「父」之「丶（斧形）」亦不明顯。第三行「逆」下「止」的左畫失拓（圖31）。

10.全字畫：指藉由同銘字形的仔細參比，可使原本因失書、失剔、失拓、失托而致筆畫缺損不全的銘文，有完善補全的機會。

【周原】柞鐘（乙），由彩照可見，2.2「大」右旁、6.5「寶」下「貝」、

58 【扶風縣召陳村 1960 署藏】2-160 至 173：散伯車父鼎（甲）至（丁）4 行 27（28）字 2-177 至 187：一式散車父簋（甲）至（丙），蓋器同銘，各 3 行 17 字。（丙）器銘缺墨拓；（乙）器銘 3 行 17 字，蓋銘 3 行 16 字（第三行作「孫子子」，與它銘之「子子孫孫」不同）。二式散車父簋，蓋器同銘，各 3 行 16 字。缺附器銘之彩照與墨拓。2-194 至 200：散車父壺（甲）蓋銘 6 行 26 字。散車父壺（乙）蓋銘 6 行 19 字。【岐山縣賀家村 1973 三號墓葬】6-1292 至 1295：伯車父盨（甲）（乙），2 行 12 字【徵集：1982 年出土於扶風縣召陳村】10-2132：散車父簋蓋，3 行 17 字。

6.2「子」之重文符失範，細察銅色，似皆因墊片犯字所致，由其他同銘參比，始得補全各字筆畫。鉦間墨拓摺線壓字頗多（如2.6「易」字），失拓、失托處處，甚為可惜（圖32），《集成》134無此疏失。「全字畫」之例多不殫舉，參它項示例可知。

11.別飾筆：「=」符在西周金文中多見作重文符，如裘衛四器之人名、常見銘末之「子=孫=」等，至戰國文字則或作合文符，或作無義的裝飾符號，古璽印中習見。此無義的飾符，源自何時，向乏確說，以下數例，或可供參：

甲（11）伯寬父盨二件，同銘（蓋四行器五行）二十七字蓋器對銘四篇，⁵⁹二器並存兩種書風，盨（甲）銘結體略長而線條渾厚；盨（乙）銘結體較寬而線條勻秀。字形寫法如「卅」、「年」、「月」、「既」、「須（盨）」亦皆相異，可證出於不同書手。「盨」字，（甲）从「須」下「皿」；（乙）作「須」下「=」，極特殊。「=」於西周金文多作重文符，戰國文字中或作省略符、合文符，鑑於其他「盨」字常逕作「須」形，則此「=」但視為無義的裝飾符亦可（圖33）。散盤多見勘田的「履」字，其下亦有「=」符，應該同為西周晚期的一種無義飾符（圖34）。

丙（4）四年瘞盨（甲）（乙）各六行六十二字⁶⁰，二件銘文行款同，皆線條略肥，失範多，亦有失拓（如甲6.1）。4.7「攸」字下有衍飾二點，以推散盤銘「履」下二點亦應為飾筆（圖35）。

故總萃上舉同銘金文的比對價值，可得十一項：

一、校漏字；二、知訛字；三、識變化；四、明真偽；五、補文義；六、增識讀；七、確名號；八、證書風；九、辨行款；十、全字畫；十一、別飾筆。

五、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

茲以《周原》所收同銘銅器為例，觀察書銘鑄造過程與後製處理工作之失，可以歸納出從事金文的真跡還原的「讀銘法」有：一、辨失書；二、明失範與失鑄；三、識失剔與銹掩；四、析失拓；五、解失托；六、覓佳拓；七、比彩照；八、參

59 【岐山縣鳳雛村 1978 窩藏】5-1004 至 1007（甲）（乙）。

60 【懿王四年】失蓋【扶風縣莊白村一號 1976 窩藏】，瘞盨（甲）4-678、瘞盨（乙）4-682。

X光等八種，加上同銘比對，為讀銘九法：

(一) 辨失書

從字形筆畫的相對位置，判斷銘文之缺佚（缺字、缺偏旁、缺筆畫），乃因底範上的失書，以致造成字句脫漏、構形省變、以及偏旁筆畫的差誤。

另一種失書較特殊，其「失」不在字形結構部件，而在行款空間的布排，起因是對墊片的閃避——書銘前先置放間隔內外範的墊片，故寫字於陶範時為避開墊片，刻意作字形的挪移、避讓處理，或為一字偏旁的側書、或為全字的上下移位，以騰出空間，避免澆鑄時墊片會損及銘文。由於這樣的挪讓，並非原初書寫應有的布局間架與行款，且往往間距失當，造成讀銘者的錯誤認知，故「避墊片」，可視為一種另類的「失書」。

墊片在墨拓上大多只存些微的折角線，於彩色照片上則較容易以銅色的差異辨知，所以「避墊片」的「失書」判斷伊始，往往有賴彩色照片的參比。至熟諳書寫的通例後，則知凡較特別的字距挪讓之旁，大多有墊片存焉。

判斷失書與否，如果從單一器銘看，並不易見知，利用「同銘金文」的排比，相互勘校，則對銘文的書寫通例和線條的本質相貌，都可有較健全的建構。從而區分種種失書：字句的脫漏、構形的省變、偏旁筆畫的差誤、以及「避墊片」的挪移等等，方不致扞格。例如：

甲（5）恆簋蓋二件，簋蓋（甲），五行五十字，參《集成》4199。4-7「考」失書成訛形。其下與4-8「公」之間因避墊片，字距較寬。4-2「子」之二手平直化成橫線，特殊（圖36）。

甲（11）伯寬父盨二件，盨（乙）器銘之「王」字失書下橫，竟成「于」字，雖從文義可知當為「王」，但經同銘金文並比，其缺畫則昭然若揭矣（圖37）。

乙（3）伯公父盨、伯公父壺、伯公父勺二件、伯公父簋蓋器二銘，同主近銘六篇。⁶¹ 伯公父簋，蓋器二銘參比：蓋銘1.4「小」墊片範字致失左點、4.5「玄」訛似白、5.1「黃」上部訛作「井」（似混從左行「梁」之「井」）、5.5「稻」字

61 【扶風縣雲塘村1976窖藏】3-481至495，伯公父盨蓋2行13字、伯公父壺蓋6行17字、伯公父勺（甲）（乙）均3行14字，兩勺連銘28字。【徵集：1977年出土於扶風縣雲塘村】10-2163、2164伯公父簋，蓋10行61字，器10行60字，蓋器對銘。

下本「臼」訛爲「爪」、6.2「我」左旁失書訛寫。器銘1.2「大」訛書成「立」、2.5「擇」从二手、3.1「金」失書點訛近「全」、3.3「鑄」之「喬」旁上部之「手」訛書於「金」上、4.2「孔」訛爲「子」、6.5「卿」中間之簋內失書一橫。其餘各字的筆勢、部件，二銘的寫法也多有差異，十分特殊（圖38）。

公臣簋四件，簋（甲）2-350，器內六行四十三字。銘文4-4「揚」右旁失書似「井」，原當從「𠂔」。5-1「顯」右原從「貢」或「首」（參【丁】器銘可知），此訛書從「爪」下「兄」又加一橫。簋（乙）2-356，銘文4-4「揚」右旁應亦失書，原當從「𠂔」。5-1「顯」右原從「貢」或「首」，此訛書作「兄」。簋（丙）2-360，銘文1-3「令」下中筆失書或失範，4-4「揚」右旁失書，原亦當從「𠂔」。5-1「顯」右原從「貢」或「首」，此訛書從「爪」下「兄」形。簋（丁）2-364，器內六行四十三字（無蓋）。銘文4-4「揚」右旁失書似「井」，亦原當從「𠂔」（圖39）。

（二）明失範與失鑄

由於銘文範的刻製不易，或銘文範的黏著不牢；或在合範到澆鑄的過程中，即已碰傷殘斷；或於澆鑄時沖失斷碎、移位；或澆鑄未到位而失鑄，故往往有奪失字範的狀況發生，其結果便是銘文的全字缺空、偏旁缺佚、偏旁移位、筆畫缺亂不全、以及字形筆畫模糊不清（凸起的字範橫截斷失，致鑄成的銘文字口深度極淺），種種狀況，皆會影響「讀銘」的進行。在長銘器如毛公鼎、大盂鼎等墨拓上，不難察見上舉的多種銘文失範。

同樣地，判斷失範的原初銘文字形，從單一器銘實不易見知，但若利用「同銘金文」的排比，相互勘校，則對銘文的書寫原貌，可有較清楚的了解。從而能確切判知種種失範：全字缺空、偏旁缺佚、偏旁移位、筆畫缺亂不全、字形筆畫模糊不清等。舉例如下：

甲（12）不指方鼎2件，同銘四行三十四字二篇⁶²，方鼎（甲）2.1「才（在）」因墊片犯字而失範全字、3.4「指」部分筆畫失範，賴同銘比對以補之。二鼎銘的末列因貼近腹底，捶拓不易，均有失拓，參彩照可知。凡方鼎銘於側壁者，其下方近底處多見失拓，宜藉照片補足缺佚（圖40）。

62 【扶風縣齊鎮村 1971 三號墓葬】6-1136 至 1139（甲）（乙）。

甲（13）生史簋二件，同銘（器內）四行二十七字二篇⁶³，簋（甲）多字失範不清。簋（乙）因補鑄而器裂、失範嚴重，許多銘文佚失缺殘，二器銘文互有泐損，參比讀之，始能補全四行二十七字為：「召伯令生史事于楚，伯賜賞，用乍寶簋，用事厥擴（祖）日丁、用事厥考日戊」。尤以簋（甲）2.4因墊片犯字而失範半字，僅存「貝」形，參比讀之，始得知為「賞」之殘文。可知「同銘金文」之重要也（圖41）。

毛公鼎五百字銘文中，也有明顯失範的例子：全字缺空、偏旁缺佚、偏旁移位、筆畫缺亂不全、字形筆畫模糊不清等俱存，尤其是「全字缺空」於第八、十九行的失鑄二字（08-6【今】、19-13【人】），與三十合文的「卅」（第二十六行），往往造成學術界計算字數的不同（四百九十七字、四百九十九字），⁶⁴前者失計了失鑄二字；後者誤計「三十」合文為一字，這是需要附帶一提的（圖42）。

（三）識失剔與銹掩

銅器出土時多附生銹層，需經除銹、剔銹工作，始能將銘文再現。但因銹況多樣，剔銹不足的，則仍存掩銹，使銘文無法完整面世（多是部分筆畫剔銹不夠）；或銹在筆畫字口旁側，清理未全，則銘拓的上紙施墨難以到位，造成不可避免的「失拓」，參比彩色銘文照，可以清楚見知。

或有因字口內有銹，或有因失範而鑄銘太淺，除銹、剔銹者為使銘文清晰可讀，往往施刀加力於筆畫凹槽，橫衝直撞、漫為斧鑿，以致剔損原銘，使線條兩側崩裂歧傷，失圓渾韻味；長畫的起收二端，則滑刀的出鋒括痕處處。

銹掩，則不見銘文全貌；失剔，則致線條本質失真，過猶不及，如同上述，有效利用「同銘金文」的相互勘校，可幫助還原銹掩與失剔字的銘文原貌。

另外，針對銹掩銘文，若有透視鑄銘的X光照片，利用X光穿透顏色的對比差異，呈顯被掩銘文的全字、偏旁、或局部筆畫，則亦可補正銘拓與彩照的不足。只可惜有X光穿透的銘文照甚少，單從銘拓判讀，仍得祈助於「同銘金文」。

舉例如下：

63 【扶風縣黃堆鄉 1980 四號墓葬】8-1672 至 1676（甲）（乙）。

64 游國慶，〈毛公鼎的字數問題——兼述銘文內容並語譯〉。

甲（2）中義鐘八件，同銘二行十字八篇。⁶⁵ 可知有：失範、失剔、失拓、失托、失照（填以白粉）、失真（縮小過多）等問題（圖43）。詳參前文所述，茲不贅。

甲（3）歸叔山父簋3件，同銘三行十三字六篇（蓋器對銘）。簋（甲），蓋器同銘，各三行十三字，器內底銘多剔傷：1.3「山」、3.1「其」下避墊片，故上下字距較大；3.4「用」字偏左，亦因字右有墊片，可知書刻銘文之前，墊片已安好位置。蓋內銘文亦多剔傷：1.1「歸」、3.1「其」下避墊片，故上下字距較大（「其」右下點因近墊片而失範）；墨拓失托，故字畫有壓疊（2.3「尊」）。參《集成》3797.1~2可知《周原》拓本不佳。簋（乙），失蓋，器銘三行十三字，字距勻整，唯部分剔傷及筆畫失拓。參《集成》3798（圖44）。

（四）析失拓

一種失拓是因表面高低差距造成的失拓。字口旁的銹塊影響，已如上述。又在銅器紋飾（如爵）與折緣旁（如鐘之鉦部邊行）之銘文，亦因高低落差大而不易打紙入字槽，難以拓出筆畫。一種失拓是因銘文範的凸線攔腰斷失，致範鑄出的銘文凹口極淺，不易捶拓上墨，以致模糊或盡失了筆畫線條。一種失拓是拓時未仔細觀察筆畫位置與銹況，也會漏拓應有線條而失真。一種失拓是極大的人為因素：銘文器表的弧度較大時，上紙多有摺痕，需細心將摺線推至無銘處，否則便有皺摺會損害字形與筆畫。如上舉：

甲（2）中義鐘八件，同銘二行十字八篇。由彩照看，銘淺處、邊緣處皆略有失拓（圖43）。

乙（2）日己方彝，蓋銘參比彩照，2.1「尊」上部有失拓、3.2「年」左上銹掩失剔故缺畫。器銘2.3「彝」字間有銹凸起，故有失拓。日己觥，蓋銘照片太暗失照，由銘拓可知上半段上紙失當，有失拓、失托，致筆畫多變形（圖10）。

（五）解失托

拓片揭下後托平時會再出現摺痕，仍需要細心將摺痕推移至無銘文處。有些銘拓，又襯一底紙，以增加厚度與硬度，使銘文拓片平整，便於拍照存形。若托紙過程不當，以致銘文筆畫或偏旁被疊壓不全，便會造成釋字判讀的錯誤。

65 扶風縣齊家村 1960 署藏】1-127 至 150。（甲）至（辛）八銘對照（《集成》1-23 ~ 30）。

這種「摺痕失托」，與前述的「摺痕失拓」類似，區別在「摺痕失拓」的摺線在筆畫中間，原則上是部分扭曲了線條，不致變形太過；「摺痕失托」則有明顯的摺線壓字痕，造成字形、結構、部件、筆畫的節縮、斷接、錯雜等變異。因作手同一人，故「失拓」和「失托」往往同時出現。

同樣地，利用「同銘金文」的排比，相互勘校，則對銘文因「失拓」和「失托」所致的失真，可有較清楚的了解，避免誤習、誤讀了許多訛謬的篆形與筆畫。舉例如下：

乙（4）商尊、商卣，共二件，同銘五（六行）三十字三篇，⁶⁶ 商尊銘拓失拓、失托（4.2「乍」第二橫變細）。商卣，蓋器同銘，各三十字，蓋器行款不同，蓋銘亦有失拓、失托（1.2「五」下橫；2.3「賞」上部），影響正常篆書線質，若不經三銘參比，難以復原金文本相（圖45）。

乙（13）檀⁶⁷季遽父尊、檀季遽父卣，共二件，同銘二行十字三篇。⁶⁸ 檀季遽父尊6-1172，二行十字，墨拓失托壓字，2.1「豐」上部的兩個「丰」都因摺壓少掉了一曲畫、2.4「尊」之「酉」內亦摺去一橫畫，此由彩照、或由卣上的四個同銘，詳細參較，可以辨知。此嚴重之失托，不細察，則將以為有異構，可證銘文彩照與同銘比對於辨識金文之重要性。1.3「遽」下因墊片犯字，「止」旁佚失，參比卣（甲）（乙）蓋器四銘可知。檀季遽父卣（乙）6-1182、1183，蓋銘墨拓失托壓字（1.2「季」、2.2「姬」）；卣（甲）（乙）器銘之「季」上「禾」平直化，與蓋銘不同（圖46）。

甲（14）夷伯夷簋二件，墨拓嚴重失托，托紙時銘文疊壓變形十分嚴重。（圖16）。

（六）覓佳拓

要避免因銘文拓本的「失拓」和「失托」，所導致的對金文原形的誤解，需於眾多的金文集錄書中，尋覓較佳的拓本，以期取得更接近書法原貌的墨拓。例如：

66 【扶風縣莊白村一號 1976 墓葬】3-529 至 537，商尊，5 行 30 字；商卣，蓋 5 行器 6 行，蓋器同銘 30 字。

67 字上从稟省禾，下从虫、心，姑釋為「檀」，為國氏名。

68 【扶風縣劉家村 1972 墓葬】6-1172 至 1183，檀季遽父尊，2 行 10 字；檀季遽父卣（甲）（乙），蓋器同銘各 2 行 10 字（缺器銘拓）。

柞鐘（甲）1-99、100，鉦間與鼓左共鑄銘文6行48字。鉦間銘拓週邊失拓，最下列因上紙、托紙移位，致使「寅」、「鑾」、「對」三字都右偏，遂與全行不連貫。《集成》133即無此疏失，可證覓求佳拓之重要性。此失拓與失托，若僅從拓片看，將誤以為是書寫與範鑄的疏失。（圖26）。

柞鐘（戊）三行二十一字。（己）二行十五字。（庚）無銘，失鑄（失書）「用乍大稟鐘」五字。（辛）一行六字，四鐘聯銘，參《集成》139。銘拓外緣因高低差往往失拓，致筆畫不清、不全。《集成》銘拓較佳。（圖4、圖32）。

（七）比彩照

銅器銘文的彩色照相，如同目驗原器，若拍攝得宜，其存真度實勝於墨拓，惜未甚普及，且傳世許多佳銘的原器已經佚失，欲求金文書法的原貌，仍然只得「覓佳拓」。至於原器見存的，則宜訪求彩色照相以資參比，則可彌補墨拓的許多不足。

「同銘金文」的「佳拓」和「彩照」的排比勘校，對金文真跡的還原，更有極大的助益，《周原》所收豐富的同銘彩照，即為勘比的最佳材料。惜墨拓的「失拓」和「失托」略多耳。舉例如下：

柞鐘（乙）1-103、104，鉦間與鼓左共鑄銘文6行48字，由彩照可見，2.2「大」右旁、6.5「寶」下「貝」、6.2「子」之重文符失範，細察銅色，似皆因墊片犯字所致，由其他同銘參比，始得補全各字筆畫。（圖7、圖32）

甲（5）恆簋蓋二件，同銘五行五十字二篇。蓋鉦圓形凹陷處之銘面弧度較大，銘文多散漫而有失範筆畫，墨拓也有失畫，而托紙時尤多疏失，銘文疊壓變形十分嚴重（1-3、2-3、3-3、4-4、5-4成一橫摺線；1-5至1-8成一縱摺線）。4-7「考」失書成訛形，其下與4-8「公」之間因避墊片，字距較寬。4-2「子」之二手平直化成橫線。簋蓋（乙），五行五十字，參《集成》4200。蓋鉦圓形凹陷處之銘面弧度較大，銘文有失範，而失拓、失托（1-5至5-5成一橫摺線），使銘文疊壓變形十分嚴重。又墨拓縮小過多，亦失真。5-6「子」之二手平直化成橫線。此二銘書風相近，但銘拓縮小過多，神彩盡失；又拓、托失當，參比彩照與《集成》4199、4200，可知其謬。（圖36）

(八) 參X光

X光照相的功能，在於幫助我們判斷墊片、銅鏽、以及清楚再現被銅鏽所掩蓋的銘文。銘文掩鏽的原因當然可能是失剔之故，但許多狀況極差的深層鏽覆（所謂「脫胎器」），只能憑藉X光照射去還原銘文本相。這部分的刊載更少了（詳後），但卻是追求「金文真跡的還原」中，不能不留意的區塊。舉例如下：

甲（13）生史簋二件，同銘（器內）四行二十七字二篇，簋（甲）多字失範不清。簋（乙）因補鑄而器裂、失範嚴重，許多銘文佚失缺殘，二器銘文互有泐損，尤以簋（甲）2.4因墊片犯字而失範半字，僅存「貝」形，參比讀之，始得知爲「賞」之殘文（圖41）。但若有X光線穿透照片，則鏽掩的銘文可清楚再現。惜《周原》書內未用X光照相。茲附故宮西周金文之「晉侯鋪」、「寧卣」爲例（圖47、圖48），可清楚見知鏽掩銘文經X光線穿透的清晰再現。

(九) 同銘參比

前文業已總萃同銘金文的比對價值，可得十一項：一、校漏字；二、知訛字；三、識變化；四、明真僞；五、補文義；六、增識讀；七、確名號；八、證書風；九、辨行款；十、全字畫；十一、別飾符。實則從事金文的真跡還原的「讀銘法」，除有上舉：一、辨失書；二、明失範與失鑄；三、識失剔與鏽掩；四、析失拓；五、解失托；六、覓佳拓；七、比彩照；八、參X光等八種外，利用「同銘參比」，確能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故綜括稱之曰：「讀銘九法」。

六、結語：金文真跡的還原

由於書法界了解「金文書法」原貌的主要方法，一向是透過拓片及其印刷影本，所以上述種種銘文墨拓的缺失，極易造成臨習金文者的錯誤判讀，不免自創出許多線條訛謬、結構離奇的錯字、怪字。

欲端正此風，首當了解銅器銘文的製作工序、銅鏽的生成與剔鏽、銘文墨拓之法、托紙再攝影至成書的過程，從而細考中間影響銘文原跡書法筆勢、結體的因素，才能進一步回歸藝術本質，創作出更精彩的「金文書法」。

本文從鑄銘工藝發想，揣摩當時書銘、製銘，以至近人傳拓的可能疏失，以極

力回溯銘文原有的字形、線質，以及結體、行款、書風，並透過同銘參比，推知原書真跡的更多可能，企盼貼近古人創作原貌，以供今後的篆書開新，作更深厚的奠基。

另外，本文透過許多銘文彩色照片的細致觀察，發現部分銘文的字距、行款，會因為閃避墊片的因素而改變，顯示以往所認知的「凡墊片必避開銘文」的觀念，有修正的必要。

又察舉許多銘文行款上的漏書、補書、挪移行距等例證，說明此類銘文的製作不可能是由傳統所謂「反書刻陽文內範法」製成，從而提供「泥條修整法」鑄銘的思考啟發，在安陽孝民屯出土的商晚期銘文範、西周早期小臣速簋、西周晚期毛公鼎的銘文字口上，都可尋得徵驗的實例，以重新思考金文書法史的本質形成。這些問題的思索與研究，⁶⁹是接續本文所欲探討的論述重點。

69 關於此問題，擬另撰〈銅器銘文製作方法之探究〉一文以詳論之。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吳大澂，《憲齋集古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 上海博物館編，《晉國奇珍——山西晉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9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上海：中華書局，2007。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編輯組編，《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8。
-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5。
- 董亞巍，《范鑄青銅》，北京：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2006。
- 劉體智，《善齋吉金錄》，上海：上海圖書館，1998。
- 鍾柏生等編，《新收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 嚴一萍編輯，《金文總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 《金文通鑑》電子書，2007（未出版）。

二、近代論著

- 白川靜，《金文通釋》，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1964。
- 李學勤、艾蘭編，《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 松丸道雄撰、蔡哲茂譯，〈試說殷周金文的製造方法〉，《故宮文物月刊》，第101期，1991年8月，頁110-119。
- 徐天進主編，《吉金鑄國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唐復年，《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器影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孫華，〈蛇紋盤〉，收入《保利藏金》，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 高明，《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

京市：文物出版社，1979。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張光遠，〈西周重器毛公鼎——駁論澳洲巴納博士誣偽之說〉，《故宮季刊》，7卷2期，1972年冬季，頁1-70。另1973年自刊單行本為《葫蘆齋寒拾錄之四》。

張光遠，〈故宮新藏周成王時寰尊〉，《故宮文物月刊》，第61期，1988年4月，頁104-111。

張光遠，〈商周金文製作方法的商榷——與日本松丸道雄教授切磋〉，《故宮文物月刊》，第104期，1991年11月，頁56-71。

張光遠，〈試戰國初齊桓公諸器續考——試論陳侯午簋、陳侯午敦銘的製作方法及有關問題的考證〉，《故宮季刊》，12卷2期，1977年冬季，頁59-80。

張懋鎔，〈「夷伯戶于西宮」解〉，《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原載於《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4期。

啓功，《啓功叢稿·藝術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

啓功，《論書絕句百首》，臺北：華嚴，1991。

陳初生，〈殷周青銅器銘文製作方法平議〉，收入《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人民出版社，1998，頁389-398。

游國慶，〈毛公鼎的字數問題——兼述銘文內容並語譯〉，《故宮文物月刊》，第309期，2008年12月，頁38-47。

游國慶，〈銅器銘文中的「同銘異範」及其類別與價值之探究——以故宮所藏西周金文為例〉，收入《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4月，頁1-44。

游國慶編著，《故宮西周金文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游國慶編撰，《千古金言話西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萬家保，〈毛公鼎的鑄造及相關問題〉，《大陸雜誌》，60卷4期，1980年4月，頁1-26。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社，1992。

In Search of the True Original Bronze Inscription: Reading of the Ink Rubbing Copy and Deciphering through the Same Inscribed Text Comparisons

Yu Kuo-Ching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way to discern, calligraphically, the original state of bronze inscriptions when they were first made, has always been through reproduction by ink rubbing and then their printed copies. Inadequacies or defects in the rubbing process, however, often lead to incorrect reading of these bronze characters. Many people as a result while modeling on the inscription calligraphy resort to conjecture, inventing oddly-structured or plainly wrong characters of their own versions.

To rectify the problematic practice, the best approach is to understand the entire course of “life” of a given bronze inscription, from its making and patina forming, to the proper procedure of patina stripping, ink rubbing, and rubpaper removing, then finally phototaking and printing. It is through understanding all these aspects that the original strokes and structures of the inscribed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force and momentum with which they were delivered, can be better comprehended and appreciated. And only then, the calligrapher could return to the basics and essence of art and render in ink and brush a wonderful, truthful calligraphical copy of “Golden Script”.

The present essay attempts to emulate the likely ancient casting process as a technology, and to reenact how the inscription might have been first written down then cast, or engraved, and to trac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original forms, lines, structures, formats, and styles of the text and the characters. Further, by referencing to the same inscriptions on different bronzes, hopefully some more reliable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look and feel of those inscribed words when they were created by ancient calligraphers could emerge, and from there to 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and serve as better models, for all aspiring modern calligraphers as well as those to come.

Keywords: Golden Script, inscription, same inscription on different bronzes, same inscribed text, reading of the ink rubbing copy, deciphering through the same inscribed text comparisons,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圖1 「作冊大方鼎」
塊範鑄造工序模擬



西周銅器銘文製作工序模擬

- 一、先以陶泥捏塑一個方鼎的倒置模型，腹內不必挖空，並刻好紋飾。（圖1）
- 二、於鼎外合以範土，在外範上標劃接榫位置，並預留澆口與通氣孔，然後切分拆開為四塊外範。（圖2）
- 三、刮除原模型之四足及欲鑄鼎身厚度的土層，留下原在鼎腹內的土做為內範。（圖3）
- 四、取出在內範上欲鑄銘文的位置貼附一塊泥片。其大小與厚度即鑄出後銘文的面積與深度。於泥片上反書文字，並以竹刀刻出立體的陽文，將底細心剔平。（圖4）
- 五、在內範上均勻放置銅質墊片（儘量避開銘文）後，將外範依榫位與內範對合，中央即留下欲鑄之方鼎型體之空間。（圖5）
- 六、把內外範土經一定溫度之預熟後。由澆口灌入銅液，等待冷卻，再打碎外範與內範，取出方鼎。（墊片已半熔化於銅液之中）（圖6）
- 七、經修整打磨，即成有陰鑄銘文的「作冊大方鼎」。（圖7）



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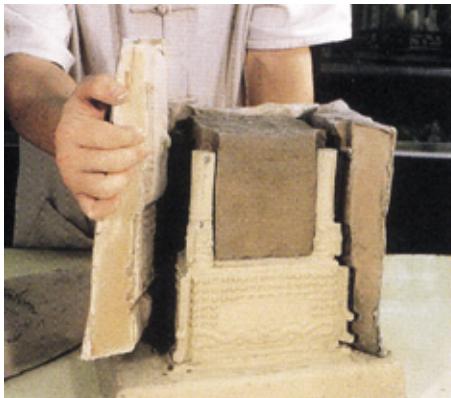


圖2



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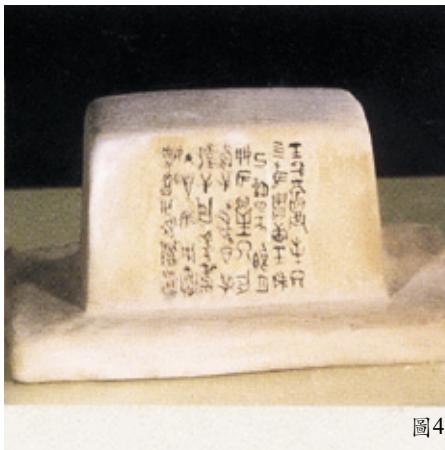


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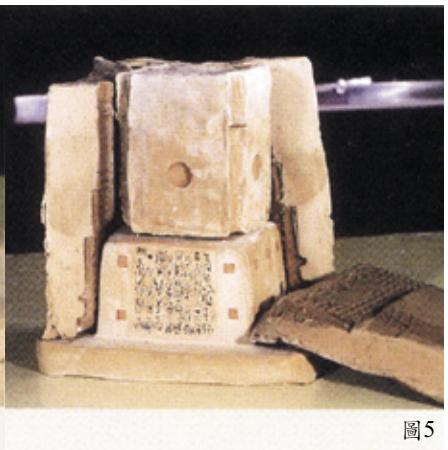


圖5



圖6



圖7

圖2 散盤的墨拓工序示範

- 1、檢視銘文筆畫及字口內是否有塵埃，先以乾毛刷撣除。（圖1）
- 2、以預調好之白芨水，均勻刷塗於表面。（圖2）
- 3、覆以延展性較好之宣紙，以濕毛巾沾壓，使拓紙與銘文表面貼合。（圖3）
- 4、另覆一張宣紙吸水，並以棕刷擊打，令拓紙陷入銘文字口內。（圖4）
- 5、細審拓紙入字口狀況，勿令宣紙摺線在字上。（圖5）
- 6、略沾濕宣紙，加覆一透明塑膠膜，趁紙潮潤時，以棕刷仔細作第二次椎拓。（圖6）
- 7、以濕毛巾再沾濕拓紙，以使字口上的宣紙更能陷入銘文凹口之中。（圖7）
- 8、再覆宣紙吸水，並以棕刷作第三次椎拓。（圖8）
- 9、以拓包均勻沾墨、由邊緣無字處輕打宣紙，漸及於有字處（圖9），使全篇上墨一過（圖10）、二過（圖11）、三過（圖12），每次重新上墨，均須檢視各字口是否著墨統一，令墨色依序慢慢加深，直到每個筆畫在黑白對比中都清晰可見為止。
- 10、完拓後（圖13），以雙手由兩角落同步使力慢慢揭起（圖14），即大功告成。（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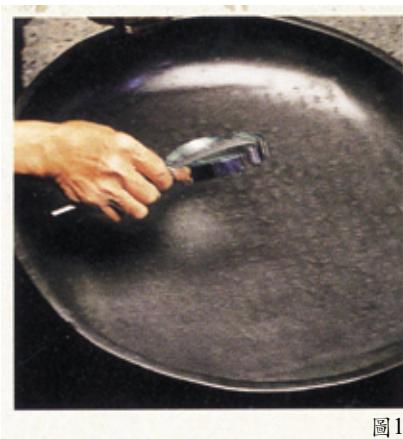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圖7



圖8



圖9



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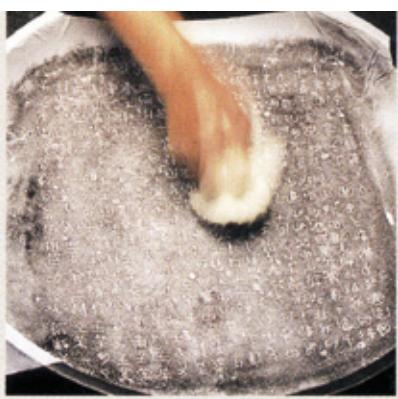


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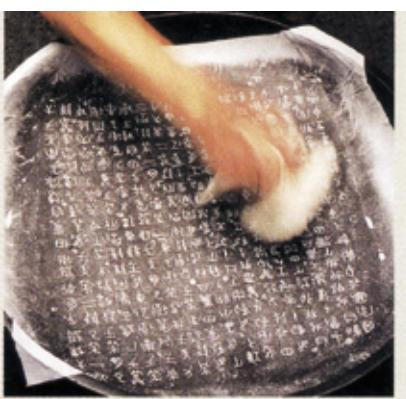


圖12



圖13



圖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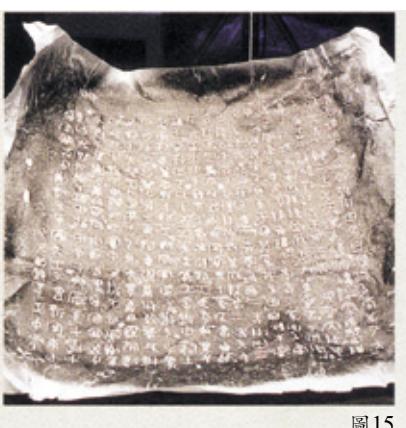


圖15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1）校漏字

圖3 作冊大方鼎二器，一件漏鑄「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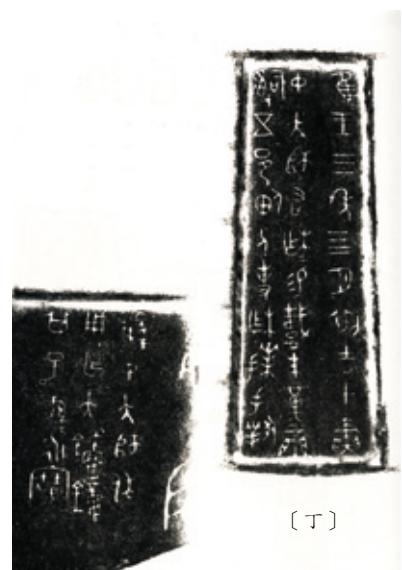
圖4 炙鐘八件，（庚）鐘漏鑄5字



炙鐘〔甲〕



〔甲〕



〔丁〕



〔己〕



作鐘



〔辛〕



作鐘〔庚〕



〔庚〕鐘鑄時失置字範，故無銘。

圖5 伯先父鬲10件，鬲〔庚〕鬲〔辛〕均失書「鬲」字；鬲〔壬〕失書「尊」字、鬲〔癸〕失書「父」字。



伯先父鬲〔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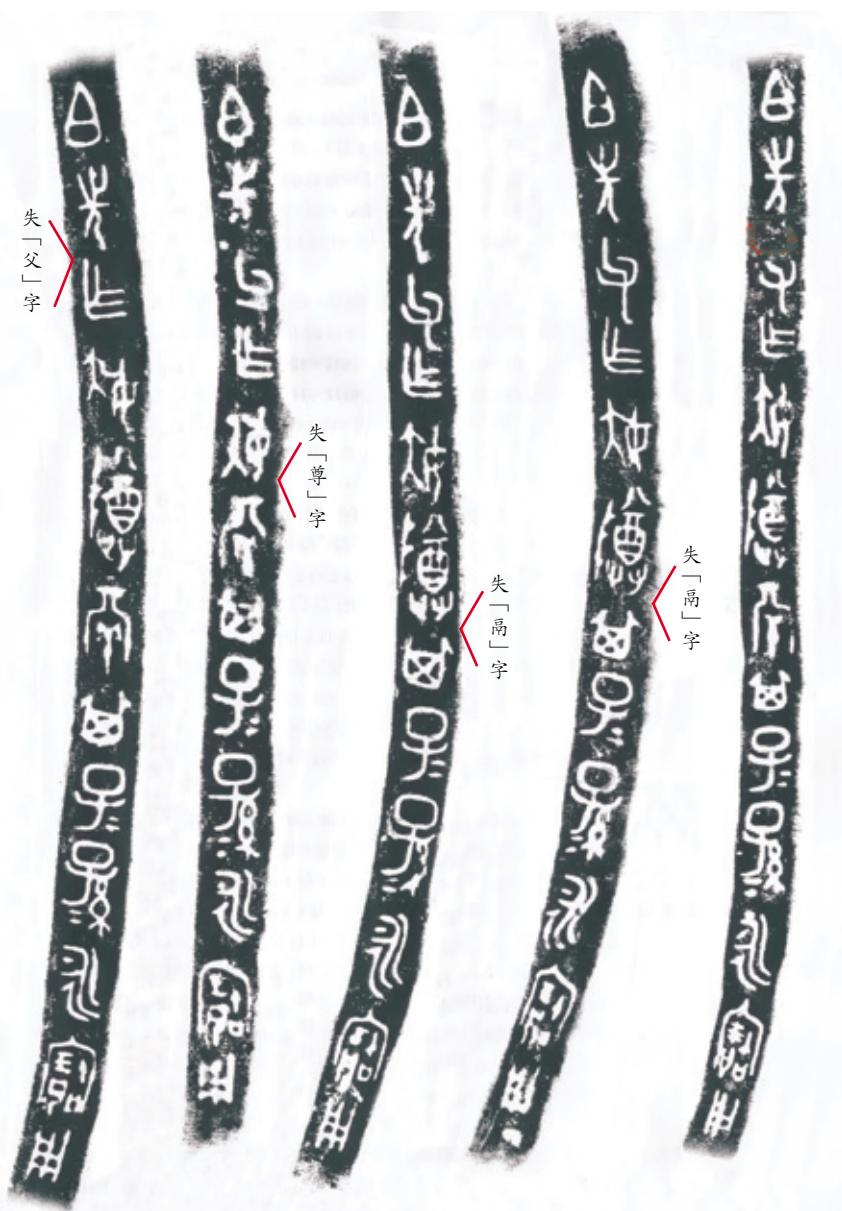


伯先父鬲〔壬〕



〔癸〕銘文失「父」字

〔甲〕銘文完整



〔癸〕

〔壬〕

〔辛〕

〔庚〕

〔己〕
銘文完整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2）知訛字

圖6 頌壺與頌鼎：以故宮藏頌壺蓋銘比對上海博物館藏頌鼎銘文，知上博藏頌鼎於第六行「女官司成周賈廿家」之「家」，訛作「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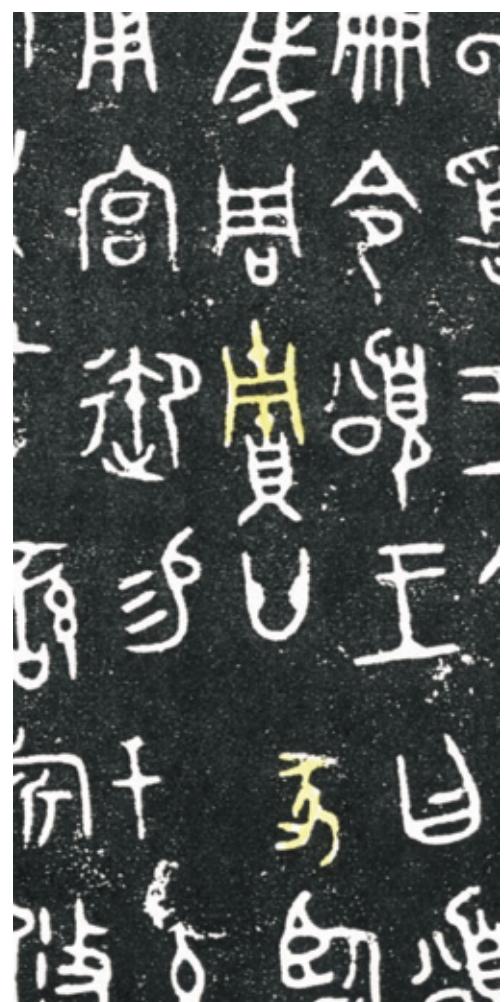
故宮藏頌壺蓋銘



故宮藏頌壺蓋銘局部墨拓



上海博物館藏頌鼎銘文



上海博物館藏頌鼎銘文局部

圖7 炙鐘〔丙〕：.炙鐘8件，〔丙〕鐘1.7「初」字左旁「衣」上缺一，從字距看似非失範，應是書手漏寫的失書造成的訛形，與同銘〔乙〕鐘參比可知。



炙鐘〔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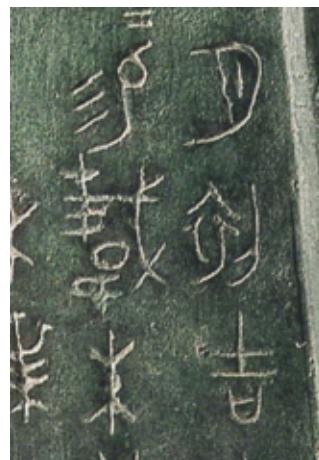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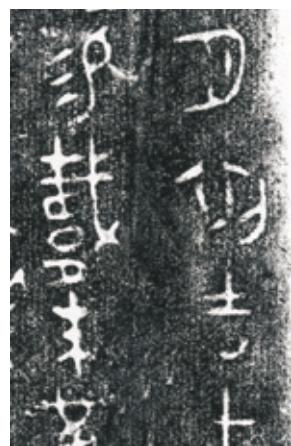
〔乙〕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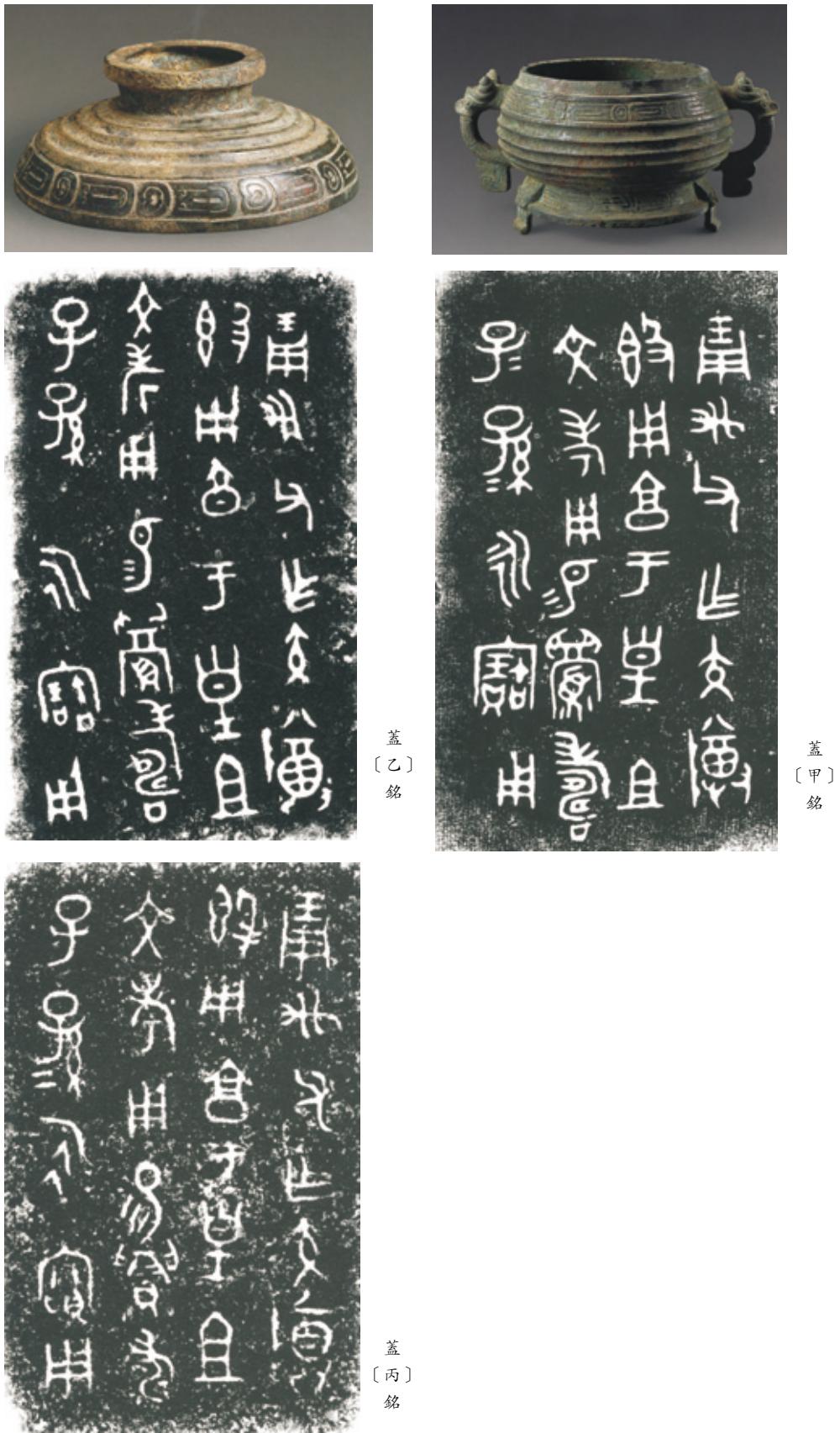
炙鐘〔丙〕銘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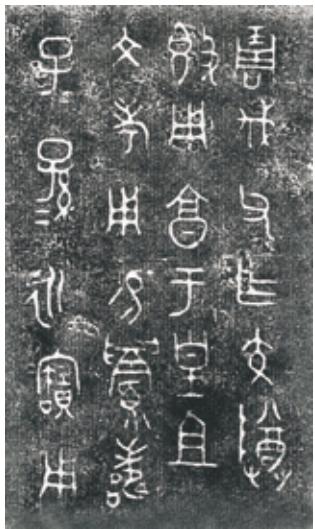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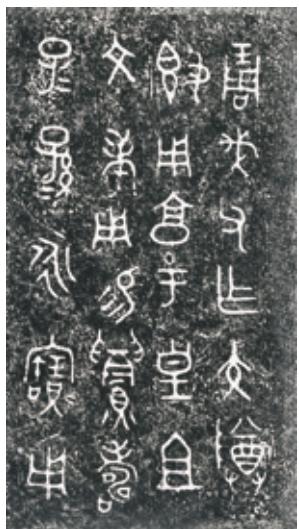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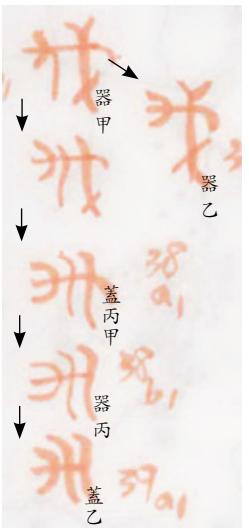
炙鐘〔乙〕銘局部



圖8 琮伐父簋3件，簋（乙）1.2「伐」左邊人旁失書豎畫（從空間看，「戈」的左旁，並不似甲器的「伐」有寬綽餘地寫一豎筆，故不是「失範」，而是訛寫的「失書」），成一訛形，同銘參比可知。



琱伐父簋「伐」字比較與訛變



器〔甲〕

蓋〔甲〕

器〔乙〕

蓋〔乙〕

器〔丙〕

蓋〔丙〕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3）識變化

圖9 小臣速簋二器，蓋器同銘共四銘，逐字比對，見出多字寫法不同。從書風判斷，可能有三個書手：「遣」字的「口」旁或從或省、「是」旁亦或加或不加；「速」字所從「來」字，直畫上下與左右斜筆的節縮和加短橫，造成形體的多樣性。

47



小臣速「臣」字，
「速」字不同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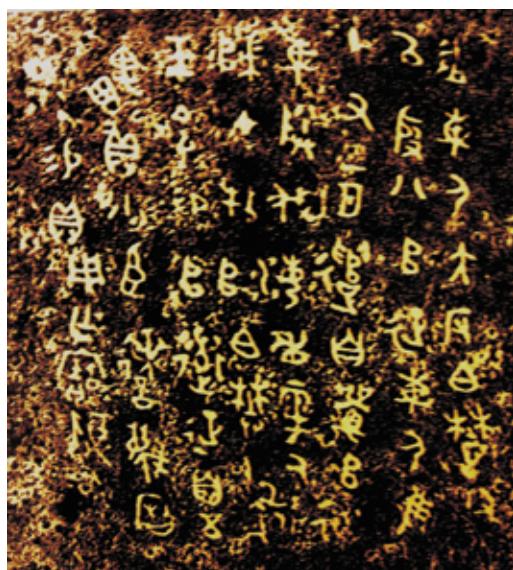
「遣」字不同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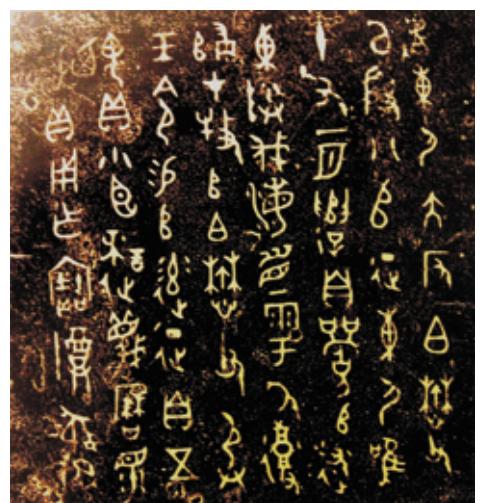
蓋
〔甲〕
蓋
銘



蓋
〔甲〕
器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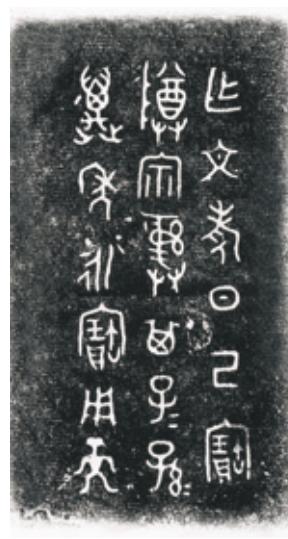


蓋
〔乙〕
蓋
銘



蓋
〔乙〕
器
銘

圖10 日己方尊、方彝、觥，五銘之「考」之「丂」、「宗」之「示」、「彝」之中部、「孫」之「子」頭「系」旁、「萬」之从「走」與否、「寶」之「貝」旁（平頂、四頂、下開無足、下開二足、下合二足），以及族徽「天」（實心、空廓），均見變化。



內底銘文拓片



蓋內銘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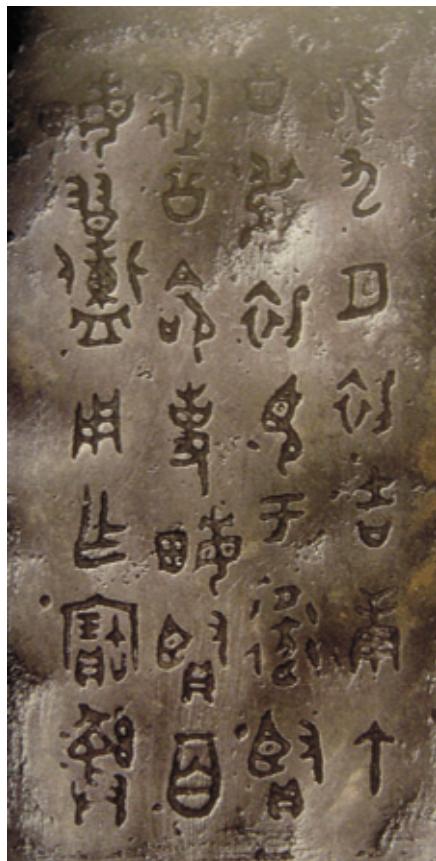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4）明真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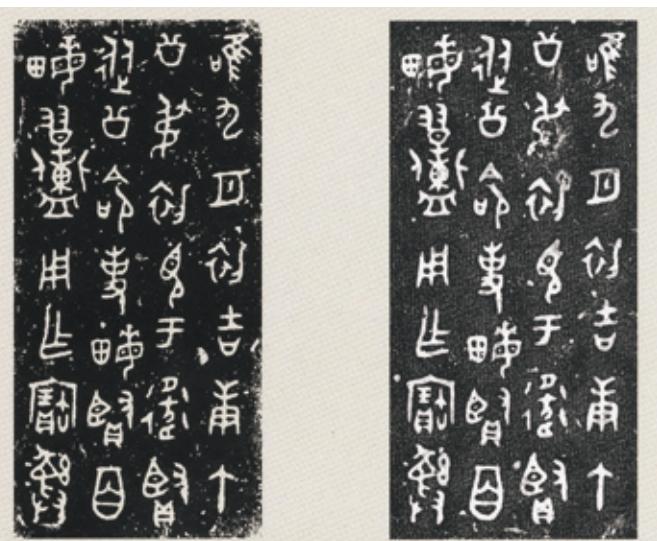
圖11 賢簋【故宮】原藏「善齋」之「賢簋」，銘文四行二十七字。經同銘比對，與《集成》4104.1上博藏簋蓋銘文之行款與筆畫角度幾乎全同，而線質肥滯乏神采，疑民初偽製。



故宮賢簋



上博藏賢簋（蓋銘）



賢簋銘文墨拓（上海博物館藏器）

賢簋銘文墨拓（故宮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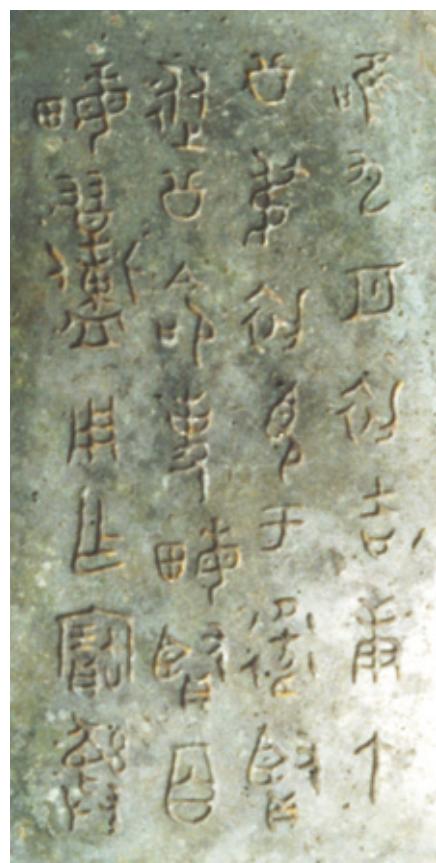


圖12 蘇公子簋：西周晚期「蘇公子簋」蓋器對銘，經比對，可見出蓋銘後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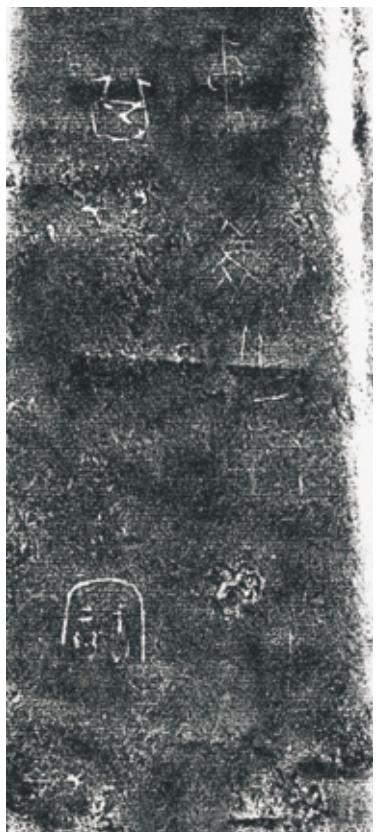
圖13 中義鐘：八銘對照（《集成》1-23~30），可知有：失範、失剔、失拓、失托、失照（填以白粉）、失真（縮小過多）等問題。經同銘參比，並有考古依據與彩照可以辨知。茲舉〔甲〕、〔丙〕銘文比較，可知〔甲〕有補刻痕，若單由銘拓，恐怕將會判為偽銘。



中義鐘〔甲〕



鐘〔甲〕彩照



鐘〔甲〕墨拓



中義鐘〔丙〕



鐘〔丙〕彩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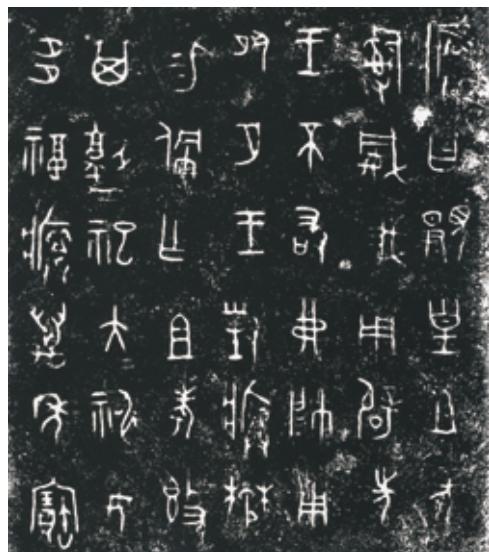


鐘〔丙〕墨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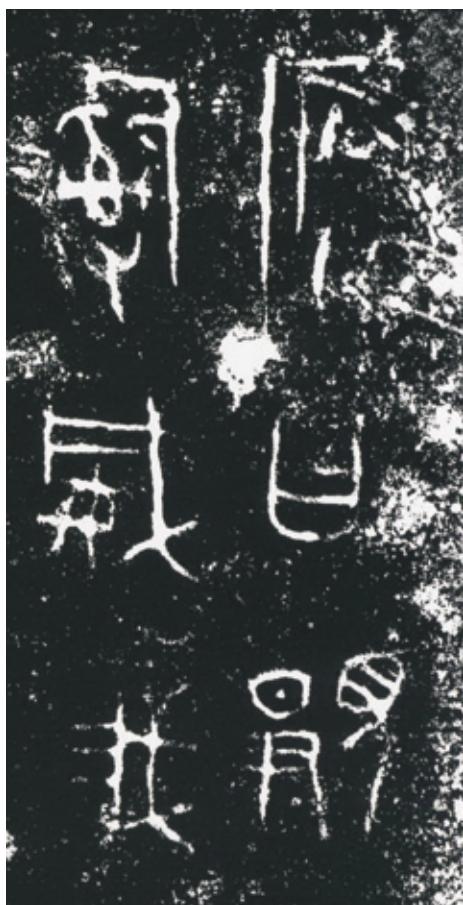
圖14 瘢簋：瘞簋共8件16銘，其簋（甲）器銘疑失範過甚，鑄成後補刻，故刀痕處處。參比16同銘各字，可知其為原鑄器後之失刻，若非經同銘參比，亦將誤判為偽銘。



瘞簋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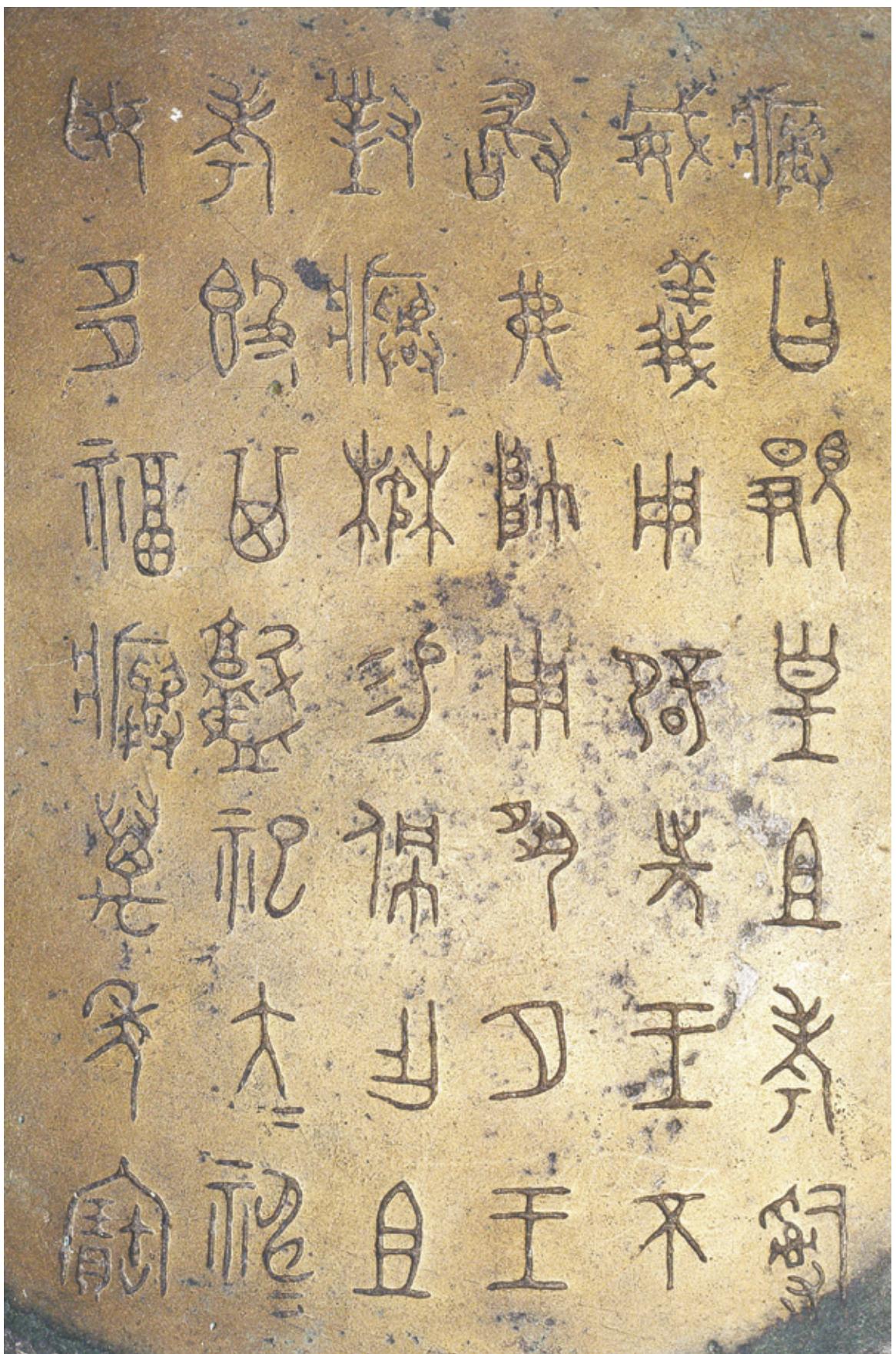
瘞簋
〔甲〕器銘墨拓



瘞簋
〔甲〕器銘墨拓局部



瘞簋
〔甲〕器銘彩照局部，有補刻痕



瘞簋〔乙〕蓋銘極精致完整，可參補簋〔甲〕之失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5）補文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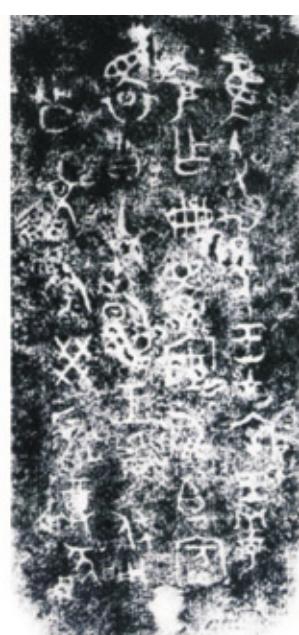
圖15 畳尊與畳卣：「畳尊」與「畳卣」銘文參補，證知尊銘之「君」即卣銘之「王姜」，作器於昭王十九年。尊、卣同組「近銘」，為同銘異範中之特例。



畳尊銘拓



器銘



蓋銘

畳卣銘拓(《集成》5407)

圖16 夷伯夷簋：2件2銘，簋（乙）器銘1.6「吉」下失書「辰在壬寅」四字，參證同銘，得補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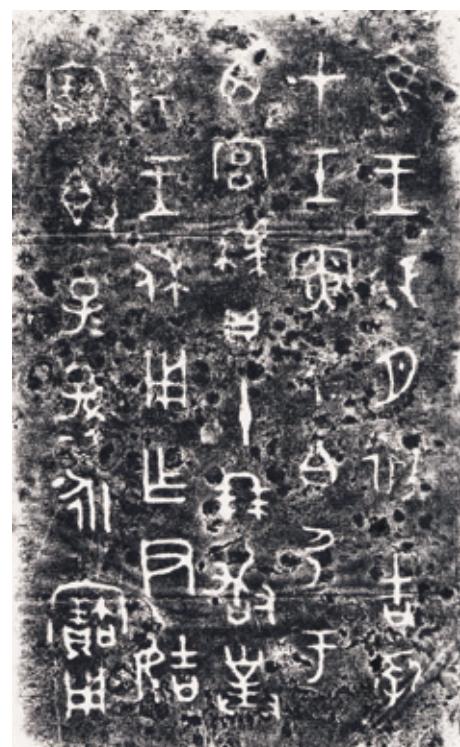
(甲)



(乙)



簋（乙）第一行「吉」下失書「辰在壬寅」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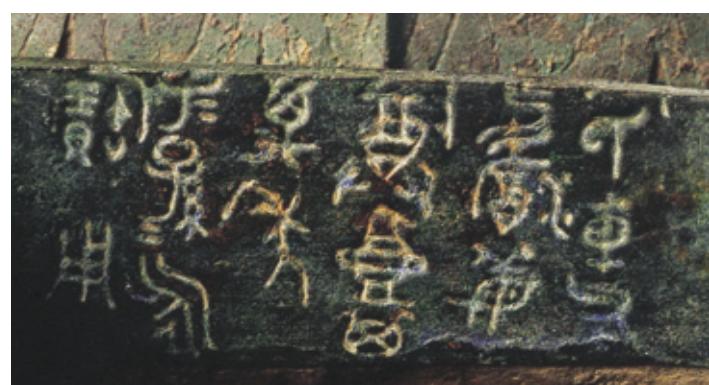


簋（甲）第一行下有「辰在壬寅」諸字

圖17 散車父壺：兩件散車父壺的銘文都在蓋口內壁。一件26字、一件19字，參比而知「散車父」即「散氏車父」；「作皇母嫡姜寶壺」亦可省為「作嫡姜尊壺」；（甲）壺銘多「用逆姑氏」；（甲）壺銘於「萬年子=孫=永寶」前，又多「伯車父」三字作器者名，可證「散車父」、「散氏車父」、「散伯車父」、「伯車父」皆同一人之異稱。



壺
(甲)
銘



壺
(乙)
銘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6) 增釋讀

圖18 鄧少仲方鼎：全器鏽蝕嚴重，銘文上半部鏽掩不清，比較蘇黎世利特堡博物館藏同銘異範的方鼎後，增加了全銘的釋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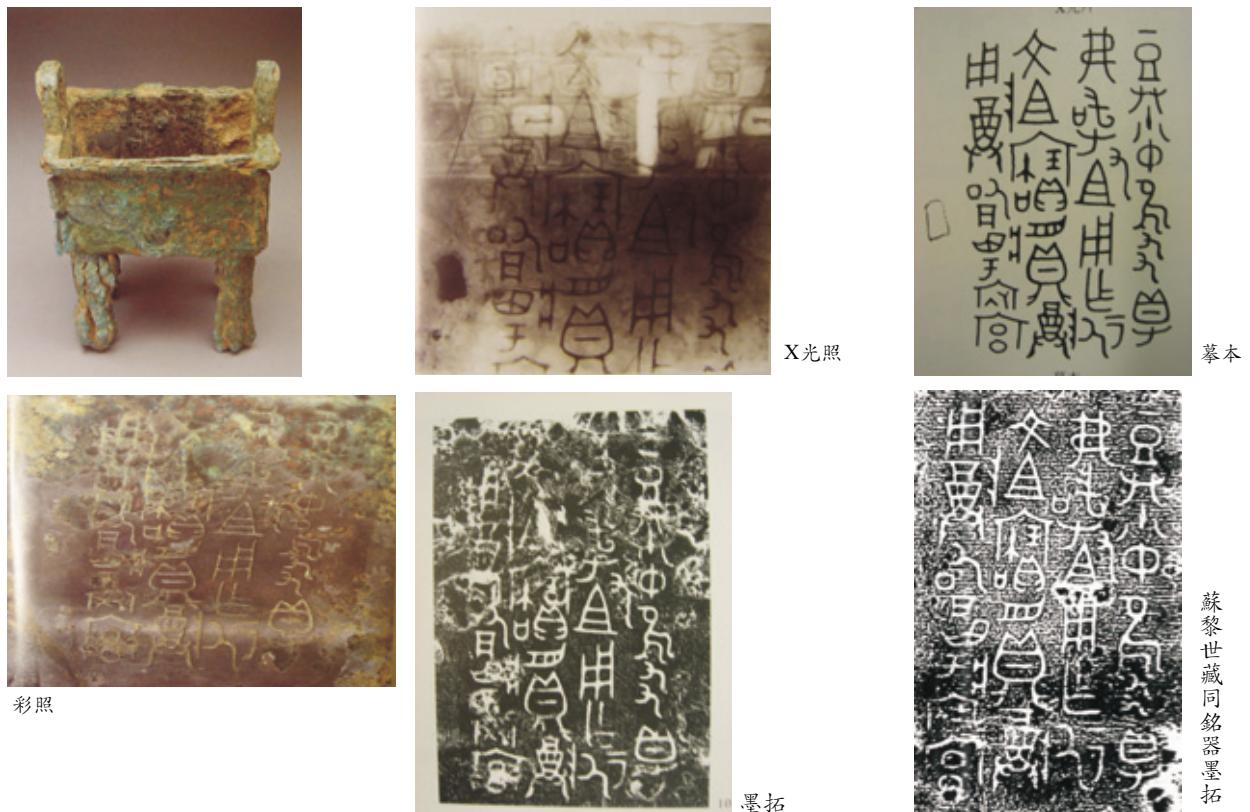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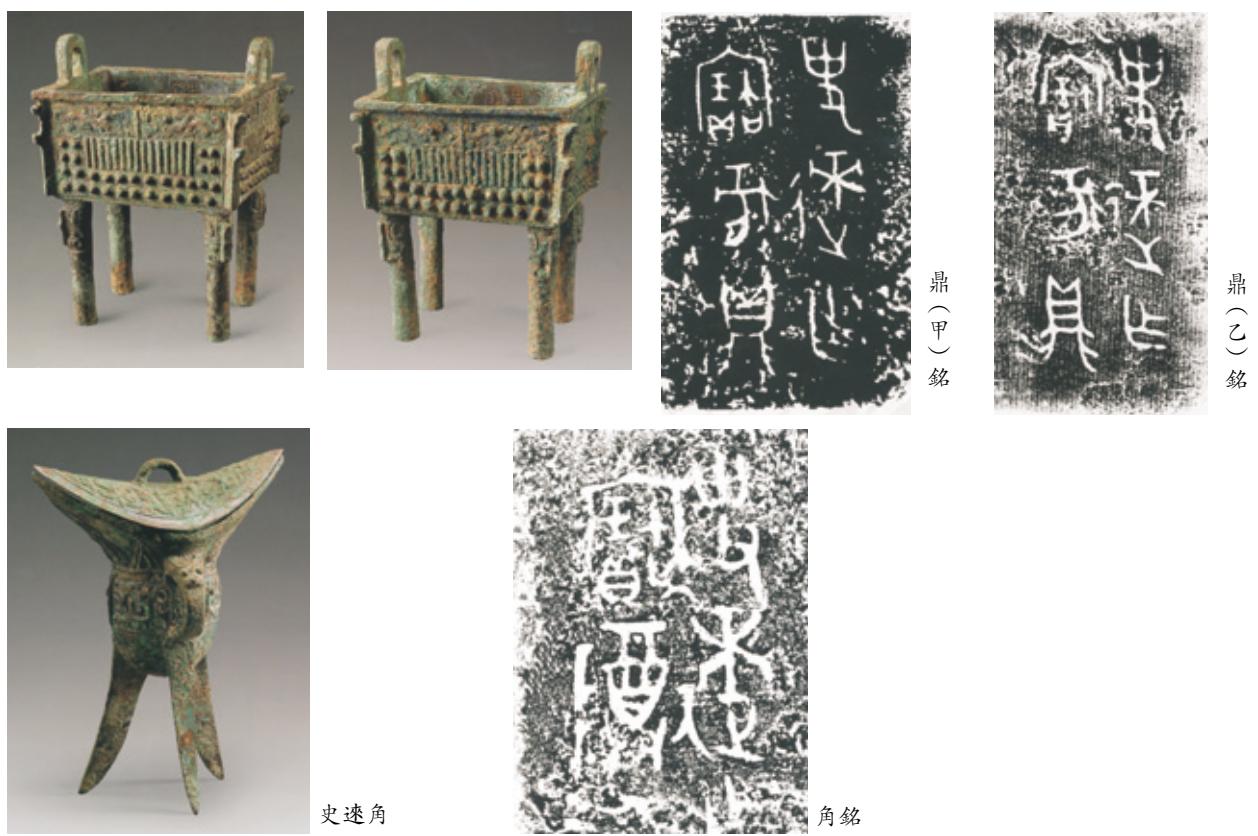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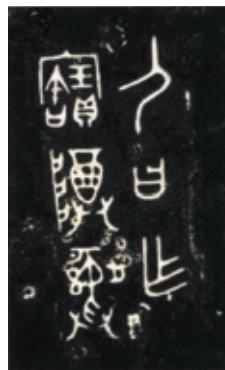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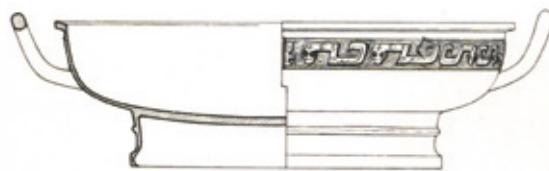


圖19 史速方鼎、角：史速方鼎（甲）（乙）之「史」下「又」均失書缺一畫成訛字，參比同銘的史速角，始得確知讀為「史」字。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7) 確名號

圖20 夷曰盤、匜、壺：「夷曰匜」銘文：「戶（夷）曰作寶尊彝」；北京保利物館收有「蛇紋盤」，銘文：「戶（夷）曰乍（作）寶尊彝」；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亦有「戶（夷）曰壺」：「戶（夷）曰作寶尊」。作器者名全同，是同銘異範之作，檢視同銘異範之例，尚未見有人名或同一字誤書誤鑄三次之例，則《保利藏金》釋註以「曰」為「白（伯）」的誤字之說實謬。經同銘比對，可確立「夷曰」名號。



銘拓 器型

匜與匜銘

盤與盤銘



「夷曰壺」器型、彩銘、銘拓。歷史博物館藏器



「夷曰匜」器型、銘拓

壺器彩銘（採自《國立歷史博物館藏青銅器錄》，頁七三，五七號，「帶蓋貫耳銅壺」）

壺蓋銘拓

器型

壺與壺銘

壺蓋彩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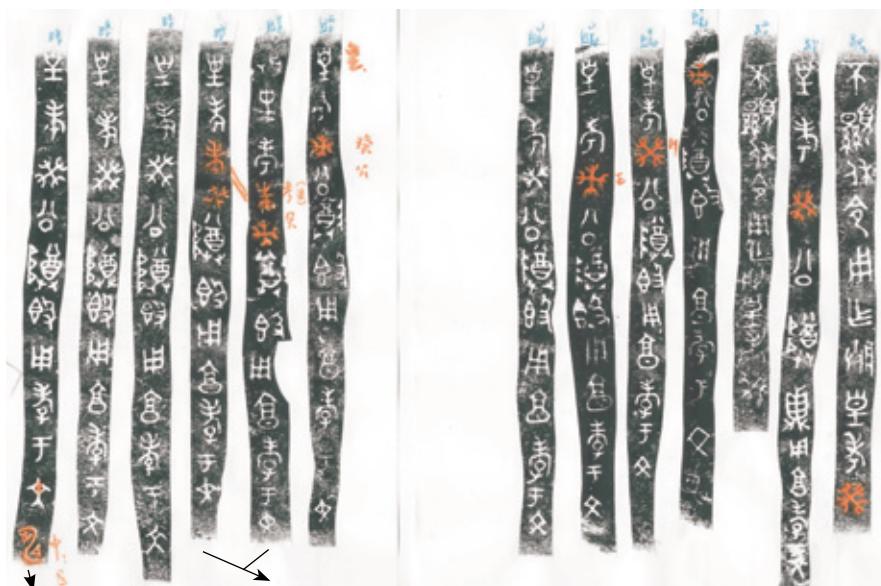
圖21 此鼎、此簋：乙9.此鼎3件、此簋8件，共11件，同銘10（11）行112字13篇（鼎3、簋10銘），此13銘，文字之失書訛寫十分嚴重。第八行諸器皆作「皇考發公」，（丙）簋同，（丁）（戊）簋「考」字重出，「發」下缺「公」字，與（丙）簋的行款參比，「發」與「公」上之「八」極近，（丁）（戊）簋「發」和下字「尊」上的「八」也極近，可知（丁）（戊）簋原本也欲書「皇考發公」，卻誤衍書一「考」字，「發」下又鈔漏「公」之「○」，竟把「尊」上的「八」當「公」上的「八」，含糊亂鈔，致有此謬。



對飴



對飴的「飴」（揚）字、
天子的「天」、
丕顯的「顯」字形訛變
都很大，參比13個同銘
例可知。



「疇」誤釋作「申」 簋（丁）、（戊）「考」字抄誤重出，又形訛似「朱」，另缺「公」字。

圖22 榮有司禹鬲、鼎：共2件，同銘12字2篇。鼎銘1.1「榮」字（二「火」平接成一橫）、1.4「禹」字下缺，均參比鬲銘始可隸定。鬲銘「禹」上「爪」變形、「朕」右之「手」旁訛省一筆，亦需參比鼎銘始能確釋，尤其重要者為末數字所媵女名，或因鬲銘字距較開，誤釋作「嬴女禦母」四字，參見鼎銘可以確認為「嬴禦母」三字。類此狀況者尚有「此簋」（丁）第七行「揚」字，偏旁字距極開，明顯失書。



鬲



鼎銘墨拓



鼎



鬲銘彩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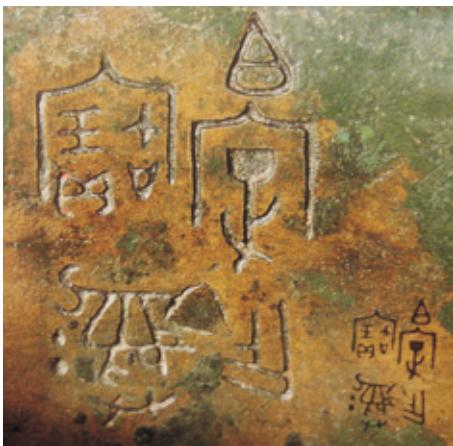
鬲銘拓片



鼎銘彩照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8）證書風

圖23 伯定盃：蓋器對銘，各二行五字，器銘清勁嚴飭，是早期書風，蓋銘婉整秀麗，是中期書風，二銘不同書手，見證西周早中期之交，並存了舊新兩種書風。



器銘方勁



蓋銘圓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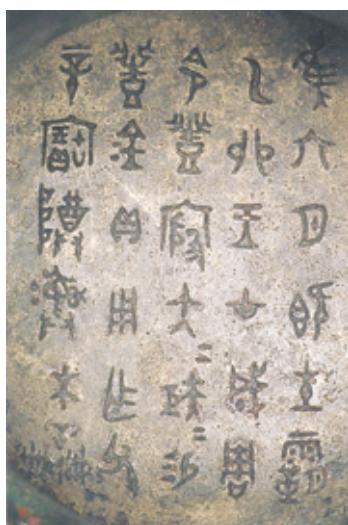
圖24 豐尊、豐卣、豐爵、觶：

豐卣：器銘與卣蓋銘、尊銘顯然不同書手，分別代表西周中期的新舊兩種書風——尊銘上的肥筆墨丁、𠂇頭尖折等是西周早期沿遞之舊習；卣器銘的種種變化，則是新興的作風，開啟了西周中晚期，乃至戰國楚字的一些特殊結構筆畫，值得留意細玩。

豐爵（甲）（乙）（丙）：（甲）2.1「寶」因補鑄害字，「𠂇」斜肩折方；（乙）之「寶」作出肩、（丙）之「寶」作圓肩，可證知西周中期新舊過渡時，有多元的並存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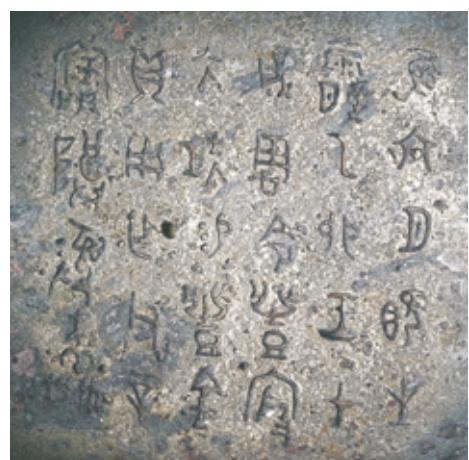
豐尊



豐卣



蓋銘



器銘



豐爵



爵（甲）彩照



爵（甲）銘拓



爵（乙）彩照



爵（乙）銘拓



觶



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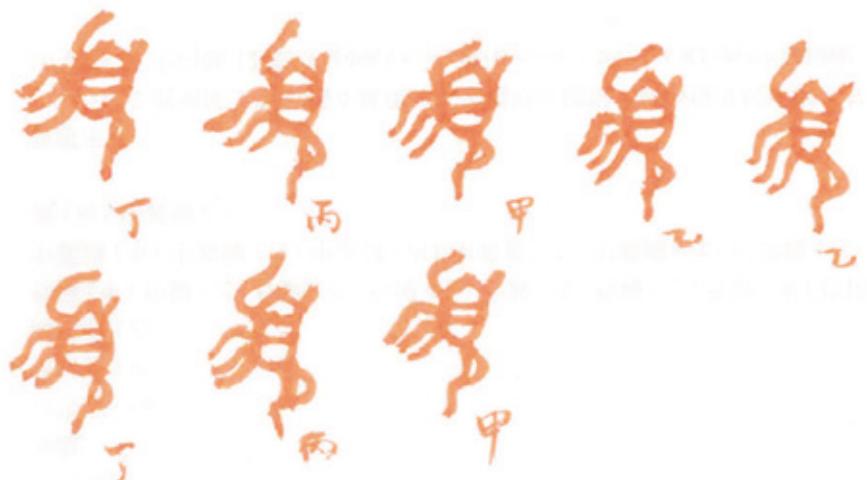


爵（丙）彩照



爵（丙）銘拓

圖25 伯多父盨：4件，蓋器同銘共4銘，盨（丁）器銘，由彩照見失剔的滑刀頗多，墨拓字邊的微芒即此之故。伯多父盨八銘參比，知整體的字口本是深切明雋，時人誤解銘拓，故作蒼茫粗糙線質。八銘書風相近，然「須（盨）」八字各有屈伸正側之姿。



伯多父盨八銘中的「須（盨）字變化」



盨（丁）彩照

伯多父作
須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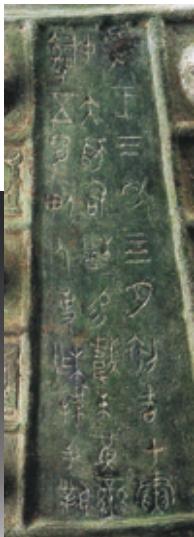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9) 辨行款

圖26 祚鐘（甲）：鈸間銘拓邊失拓，最下列因上紙、托紙移位，致使「寅」、「鑾」、「對」三字都右偏，遂與全行不連貫。
《殷周金文集成》133即無此疏失。



鐘（甲）銘彩照



《周原》鐘（甲）鈸部銘拓
「對」、「鑾」、「寅」三字右
下偏移



《集成》鐘（甲）鈸部
墨拓最下列三字正常無
偏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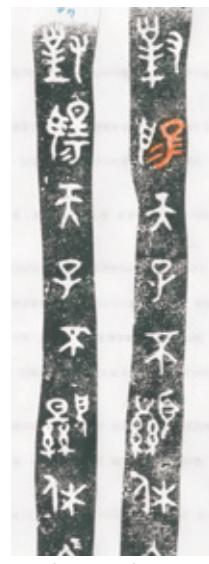
圖27 此鼎、此簋：共11件，同銘13篇，參比同銘，知此簋（丙）器銘第一行「生」為倒書；此簋（戊）第八行「癸公」訛形；此簋（辛）第八行奪「官」字、第九行奪「用」、「其」二字；簋（丙）、簋（丁）、簋（戊）最劣，如第六行「赤市」之「市」，上橫訛為上曲U形，遂與「木」混。第七行「對揚」，「易」旁下部訛書分離。



此簋（丙）
器銘第一行
「生」字倒書



「史」字變形舉例



「鼎」（揚）字變形舉例

簋乙器

簋乙蓋

簋甲器

簋辛

簋庚

簋己

簋戊

簋丁

簋丙



散伯車父組器

圖28 散伯車父鼎（丁）、鼎（乙）：鼎（丁）內壁鑄銘4行27字，以彩照與銘拓比較，即知局部的失書（3.1「姑」誤作「姑」、2.3「散」左旁）。又參照鼎（乙），末行「孫」下有重文符「=」，則書稿時當有「失書」；1.7「初」下漏書「吉」字，補於側旁，既察覺漏書，遂採側補方法。



鼎（丁）墨拓

鼎（乙）墨拓

圖29 伯車父盨（甲）、（乙）：（甲）第一行「車」「父」間、（乙）盨第二行「萬」「年」間，因避墊片而加大距離。盨（甲）下方失範缺「盨」下半及「用」字，參比同銘始得知。



(甲)

(乙)

圖30 一式散車父簋（甲）、一式散車父簋（丙）、一式散車父簋（乙）：一式散車父簋（甲）蓋，2.1「姞」行款歪斜，似原失書「吉」旁，待寫完第二行，再補上「吉」旁，遂令第三行又往左移，行距變寬；2.2「貢」缺「食」旁，明顯失書。

一式散車父簋（丙）蓋，2.2「貢」原亦失書「食」旁，後再補書，故行款明顯偏斜，又右旁有墊片，亦行款歪斜之因。



一式散車父簋（甲）



簋（甲）蓋內銘文



簋（甲）蓋內拓片



簋（甲）內底銘文



簋（甲）內底銘文拓片



一式散車父簋（丙）



一式散車父簋（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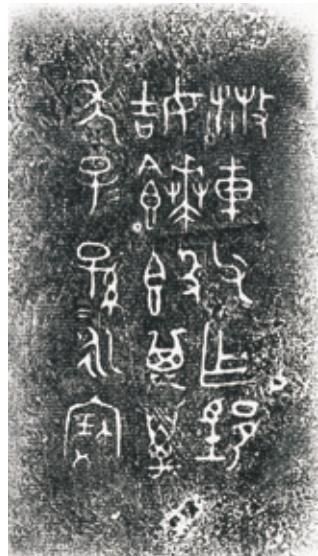
簋（丙）內底銘文



簋（丙）蓋內銘文拓片



簋（乙）蓋內銘文拓片



簋（乙）內底銘文拓片

圖31 散車父壺：散車父壺（甲）2-194，蓋銘6行26字。有陽線界格，陰鑄銘文大多疊壓凸線，銘拓1.2—1.3「車父」二字訛書似「東」下「支」，故「車」字下部略脫，「父」之「丶（斧形）」亦不明顯。距第三行「逆」下「止」的左畫失拓。



壺（甲）蓋銘



壺（乙）蓋銘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10）全字畫

圖32 炙鐘（乙）、鐘（丁）：由彩照可見，2.2「大」右旁、6.5「寶」下「貝」、6.2「子」之重文符失範，由其他同銘參比，始得補全各字筆畫。

67



炙鐘（乙）



鐘（乙）1-3行



「仲」「大」字放大



鐘（乙）1-3行



鐘（丁）1-3行



鐘（乙）4-6行



「永」「寶」字放大



鐘（乙）4-6行



鐘（丁）4-6行

同銘金文之比對價值：(11) 別飾筆

圖33 伯寬父盨：同銘（甲4行乙5行）27字蓋器對銘4篇。「盨」字，（甲）从「須」下「皿」；（乙）作「須」下「=」，極特殊。「=」於西周金文多作重文符，戰國文字中或作省略符、合文符，鑑於其他「盨」字常逕作「須」形，則此「=」但視為無義的裝飾符亦可。



伯寬父盨（甲）



盨（甲）蓋銘



盨（甲）器銘



伯寬父盨（乙）



盨（乙）蓋銘



盨（乙）器銘

圖34 散盤：勘田的「履」字多見，其下有「=」符，應該同為西周晚期的一種無義飾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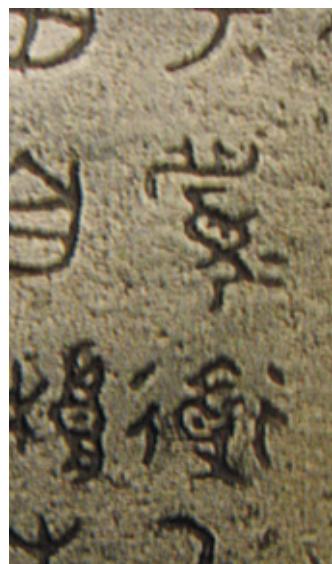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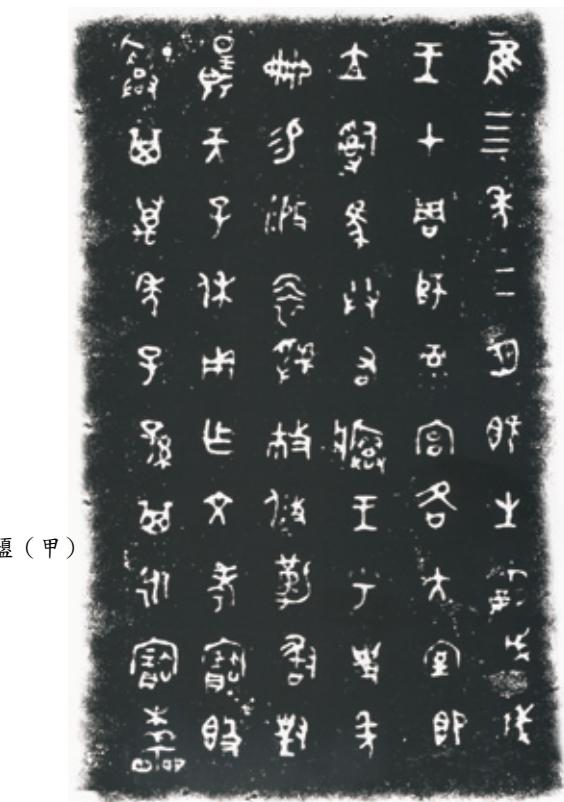
圖35 四年痕盨：（甲）（乙）各6行62字，二件銘文行款同，4.7「攸」字下有衍飾二點，以推散盤銘「履」下二點亦應為飾筆。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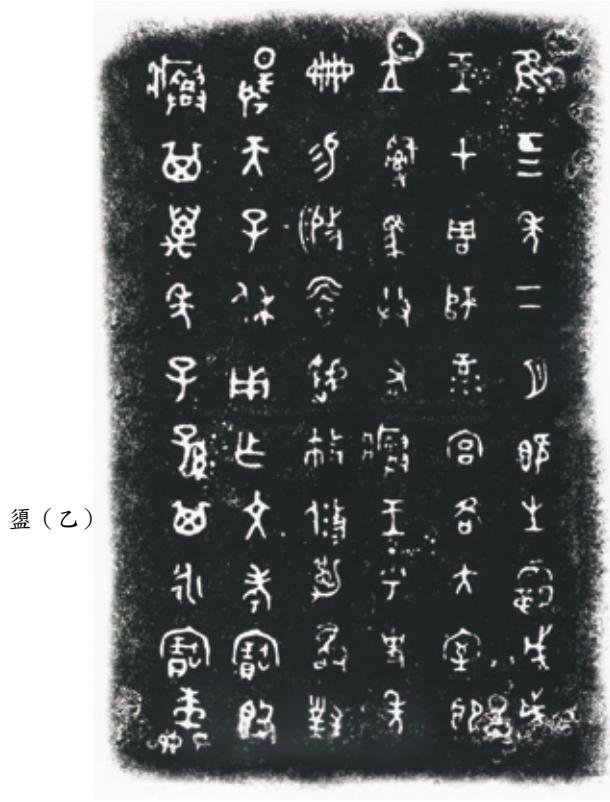


(乙)



盨 (甲)

內底銘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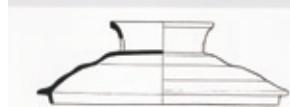
盨 (乙)

內底銘文拓片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一）辨失書

圖36 恒簋蓋：2件，皆5行50字，簋蓋（甲）4-7「考」字失書成訛形。其下與4-8「公」之間因避墊片，字距較寬。4-2「子」之二手平直化成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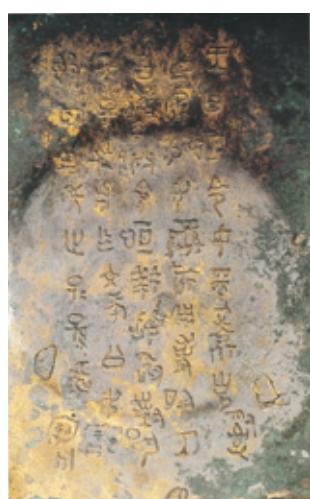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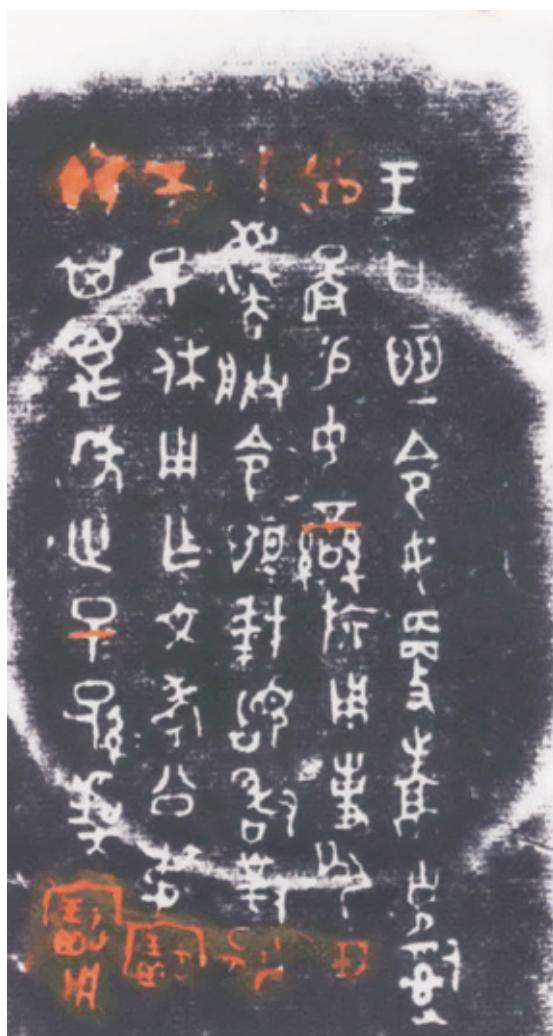
（乙）



（甲）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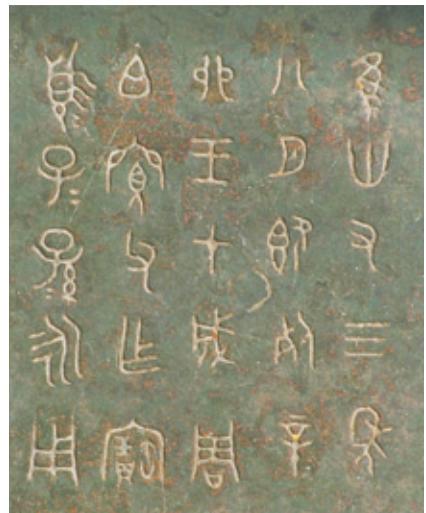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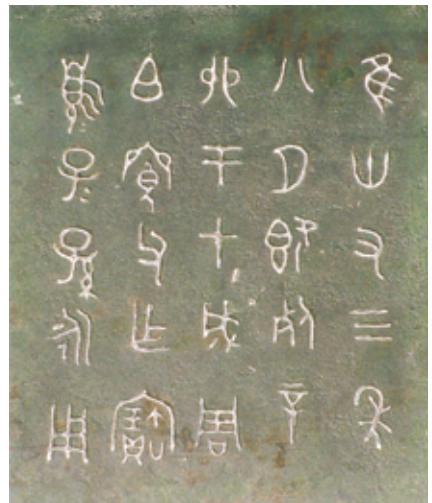


（甲）

圖37 伯寃父盨：2件，盨（乙）器銘3-2之「王」字失書下橫，竟成「于」字，雖從文義可知當為「王」，但經同銘金文並比，其缺畫則昭然若揭。



蓋內銘文



內底銘文

「王」字缺末筆橫書



蓋銘墨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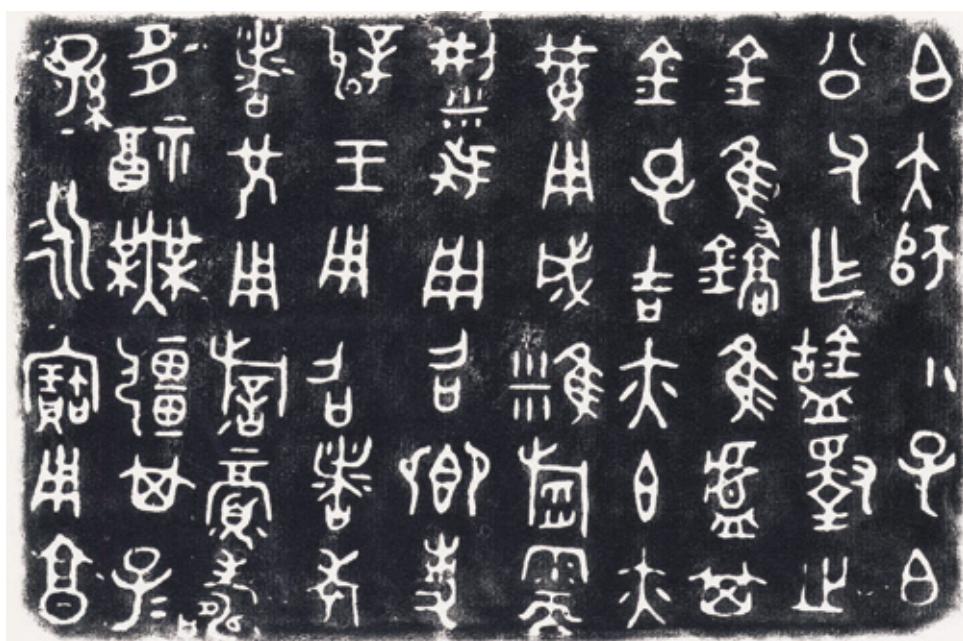


器銘墨拓3-2「王」字缺末筆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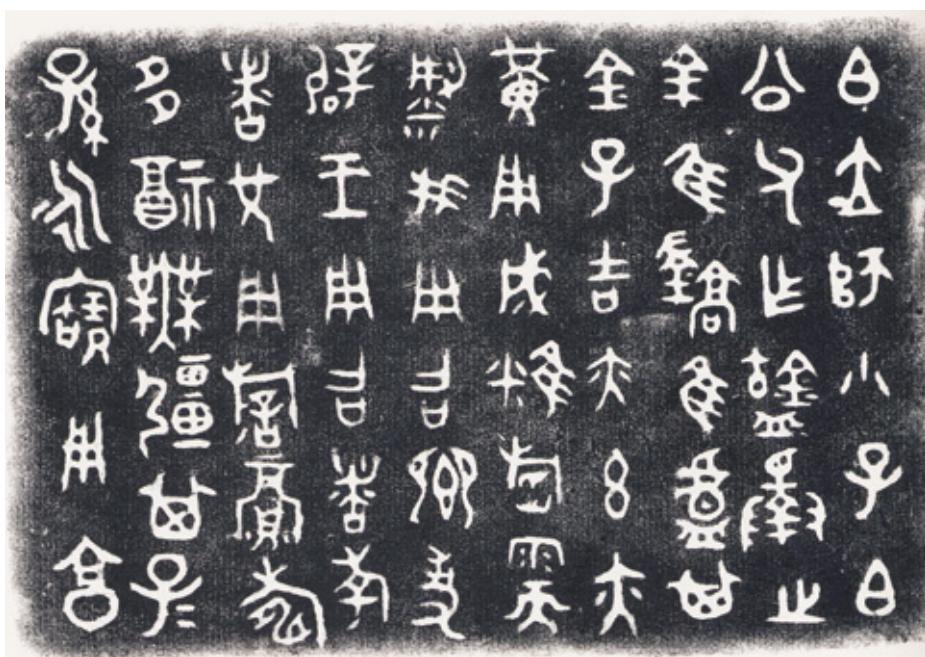
圖38 伯公父簋蓋：蓋器二銘參比：蓋銘1.4「小」墊片犯字致失左點、4.5「玄」訛似白、5.1「黃」上部訛作「井」（似混從左行「梁」之「井」）、5.5「稻」字下本「白」訛為「爪」、6.2「我」左旁失書訛寫。器銘1.2「大」訛書成「立」、2.5「擇」从二手、3.1「金」失書點訛近「全」、3.3「鑄」之「喬」旁上部之「手」訛書於「金」上、4.2「孔」訛為「子」、6.5「卿」中間之簋內失書一橫。



伯公父簋蓋器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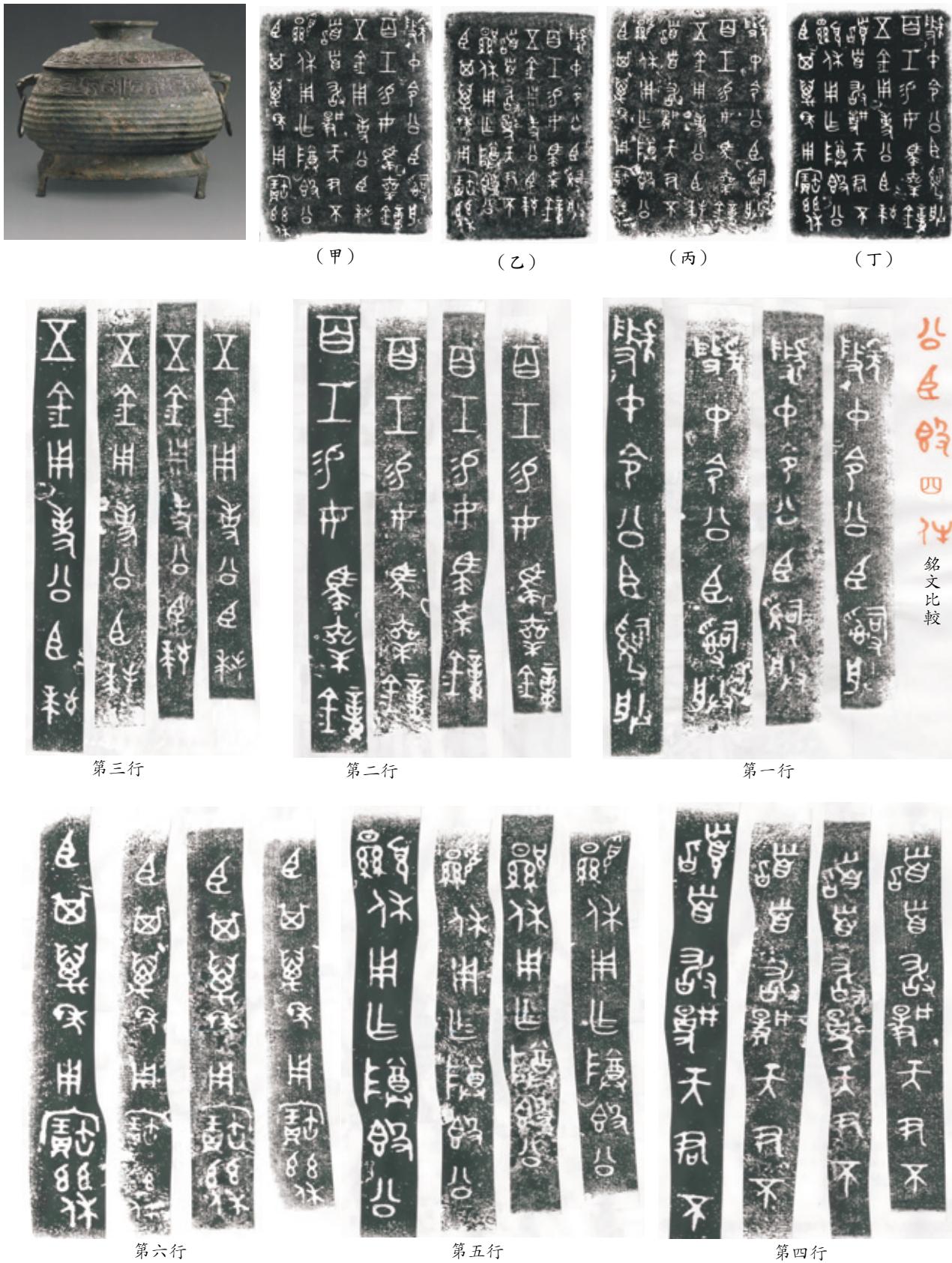


蓋銘



器銘

圖39 公臣簋：4件，簋（甲）4-4「揚」右旁失書，原當從「𠂇」。5-1「顯」右原從「貢」或「首」（參【丁】器銘可知），此訛書從「爪」下「兄」加橫形。簋（乙）4-4「揚」右旁應亦失書。5-1「顯」右原從「貢」或「首」，此訛書作「兄」。簋（丙）1-3「令」下中筆、4-4「揚」右旁失書。5-1「顯」右原從「貢」或「首」，此訛書從「爪」下「兄」形。簋（丁）器內銘文4-4「揚」右旁失書似「井」。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二）明失範與失鑄

圖40 不指方鼎（甲）、（乙）：2件，方鼎（甲）2.1「才（在）」因整片犯字而失範全字、3.4「指」部分筆畫失範，賴同銘比對以補之。二鼎銘的末列因貼近腹底，捶拓不易，均有失拓，參彩照可知。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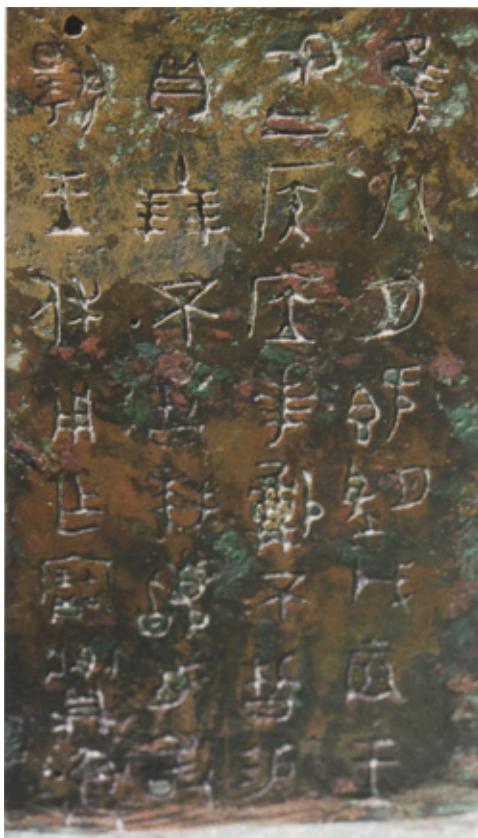
(乙)



(甲) 墨拓



(乙) 墨拓



(甲) 彩銘



(乙) 彩銘

圖41 生史簋：2件同銘，簋（甲）多字失範不清。簋（乙）因補鑄而器裂、失範嚴重，許多銘文佚失缺殘，二器銘文互有泐損，參比讀之，始能補全4行27字為：「召伯令生史事于楚，伯賜賞，用乍寶簋，用事厥擴（祖）日丁、用事厥考日戊」。尤以簋（甲）2.4因墊片犯字而失範半字，僅存「貝」形，參比讀之，始得知為「賞」之殘文。



(甲)



(乙)



(甲) 銘彩照



(甲) 銘墨拓



(乙) 銘彩照



(乙) 銘墨拓

圖42 毛公鼎：五百字銘文中，也有明顯失範的例子：全字缺空、偏旁缺佚、偏旁移位、筆畫缺亂不全、字形筆畫模糊不清等俱存，尤其是「全字缺空」於第8、19行的失鑄2字（08-6【今】、19-13【人】），與三十合文的「卅」（第26行），往往造成學術界計算字數的不同（497字、499字）。



18行的「今余」



08行的「今余」，「今」字失鑄



19行「庶人」失鑄「人」字



26行「卅」字，讀「三十」二字合文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三）識失剔與鏽掩

圖43 中義鐘8件：同銘2行10字8篇。,可知有：失範、失剔、失拓、失托、失照（填以白粉）、失真（縮小過多）等問題。



甲

乙

丙

丁



甲彩銘



乙彩銘



丙彩銘



丁彩銘



甲墨拓



乙墨拓



丙墨拓



丁墨拓



戊



己



庚



辛



戊彩銘



戊墨拓



己彩銘



己墨拓



庚
鉦部
彩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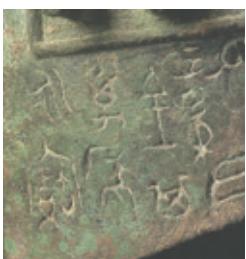
庚
鉦部
墨拓



辛
鉦部
彩銘



辛
鉦部
墨拓



庚
鼓部
彩銘



庚鼓部墨拓



辛鼓部墨拓

圖44 舜叔山父簋：3件，同銘3行13字6篇（蓋器對銘）。簋（甲），蓋器同銘，各3行13字，器內底銘多剔傷。1.3「山」、3.1「其」下避墊片，故上下字距較大；3.4「用」字偏左，亦因字右有墊片，可知書刻銘文之前，墊片已安好位置。蓋內銘文亦多剔傷。簋（乙），失蓋，器銘3行13字，字距勻整，唯部分剔傷及筆畫失拓。



(甲) 器銘



(甲) 蓋銘



器銘
彩照
(甲)



蓋銘
彩照
(甲)



(乙)



(丙)

《周原》於簋（丙）銘文失照、失拓



蓋（甲）



蓋（乙）



(乙) 蓋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四）析失拓

甲2.中義鐘8件【圖43】。

乙2.日己方彝。日己觥。【圖10】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五）解失托

圖45 商尊、商卣：共2件，同銘5（6行）30字3篇，商尊銘拓失拓、失托（4.2「乍」第二橫變細）。商卣，蓋器同銘，各30字，蓋器行款不同，蓋銘亦有失拓、失托（1.2「五」下橫；2.3「賞」上部），影響正常篆書線質。



商尊



銘文彩照



內底銘文拓片



商卣



蓋內銘文彩照



蓋銘拓



器銘彩照



器銘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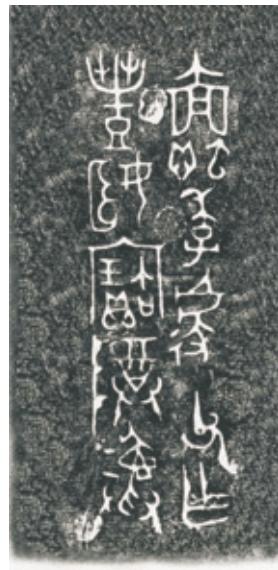
圖46 檀季遽父尊：檀季遽父尊，墨拓失托壓字，2.1「豐」上部的兩個「丰」都因摺壓少掉了一曲畫、2.4「尊」之「酉」內亦摺去一橫畫，此由彩照、或由齒上的四個同銘，詳細參較，可以辨知。此嚴重之失托，不細察，則將以為有異構，可證銘文彩照與同銘比對於辨識金文之重要性。1.3「遽」下因墊片犯字，「止」旁佚失，參比齒（甲）（乙）蓋器四銘可知。檀季遽父齒（乙）蓋銘墨拓失托壓字（1.2「季」、2.2「姬」）。



尊



銘文彩照



銘文墨拓，
豐字失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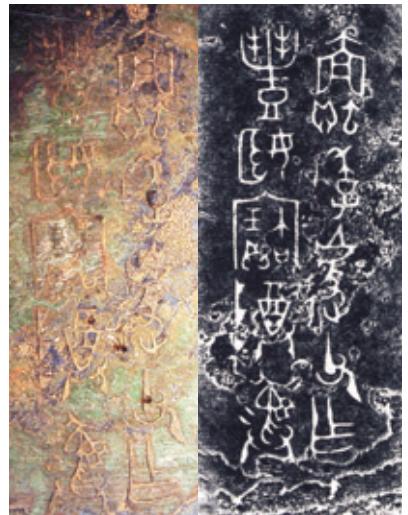
齒（甲）



（甲）蓋銘彩照



墨拓



（甲）器銘彩照 墨拓



齒（乙）



（乙）蓋銘彩照



墨拓



《周原》缺拓
器銘

（乙）器銘彩照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六）覓佳拓
柞鐘【圖4、26、32】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七）比彩照
柞鐘（乙）【圖7、32】

甲5. 恆簋蓋2件【圖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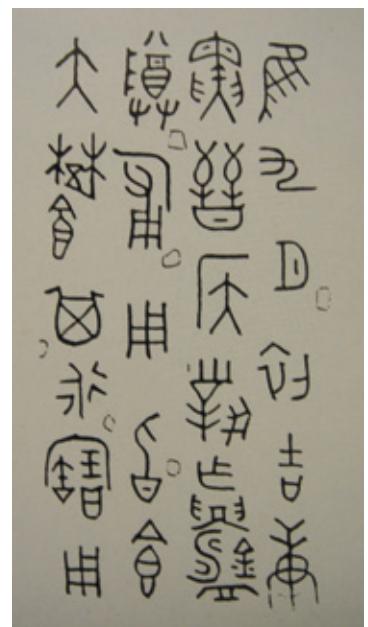
周原銅器的讀銘法——金文的真跡還原：（八）參X光

81

圖47 晉侯對鋪：見故宮西周金文錄，銘文原有嚴重鏽掩，經X光線穿透，可清晰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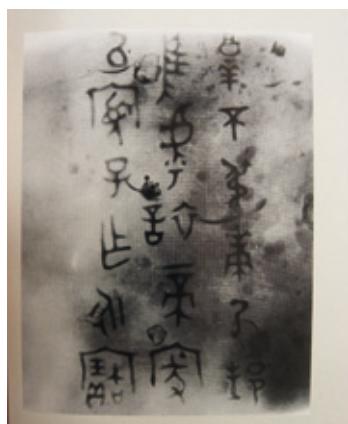


X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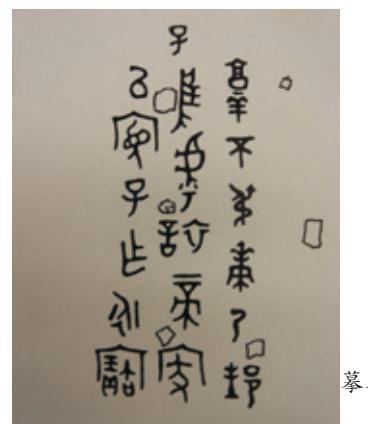


摹本

圖48 羣卣：見故宮西周金文錄，銘文原有嚴重鏽掩，經X光線穿透，可清晰再現。



X光照



摹本



墨拓

